



廣志釋卷之四

赤城王太初先生著

林百朋象鼎

北平

較

秀州曹秋岳先生定

楊體元香山

江南諸省

江南地拓自漢武帝其初皆楚羈縻也故楚在春秋戰國間其強甲於海內余嘗至廣右而歎秦皇漢武之功也語具廣遊志中故以次於江北

兩浙東西以江為界而風俗因之浙西俗繁華人性纖巧雅文物喜飾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

者鮮衣怒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東俗敦朴人性
儉嗇椎魯尚古淳風重節槩鮮富商大賈而其俗
又自分爲三寧紹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爲外
營又傭書舞文競賈販錐刀之利人大半食於外
金衢武健負氣善訟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溫處山
海之民獵山漁海耕農自食賈不出門以視浙西
迥乎上國矣

杭州省會百貨所聚其餘各郡邑所出則湖之絲嘉
之絹紹之茶之酒寧之海錯處之磁嚴之漆衢之
橘溫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惟吾台少所出
然近海海物尚多錯聚乃不能以一最佳者擅名
杭嘉湖平原水鄉是爲澤國之民金衢嚴處丘陵險
阻是爲山谷之民寧紹台溫處山大海是爲海濱
之民三民各自爲俗澤國之民舟楫爲居百貨所
聚閭閻易於富貴俗尚奢侈縉紳氣勢大而衆庶
小山谷之民石氣所鍾猛烈驚惶輕犯刑法喜習
儉素然豪民頗負氣聚黨與而傲縉紳海濱之民
飡風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爲生不甚窮以不

通商販不甚富閭閻與縉紳相安官民得貴賤之中俗尚居奢儉之半
十一郡城池惟吾台最據險西南二面臨大江西北巉崑纂箭插天雖鳥道亦無止東南面平夷又有大湖深濠故不易攻倭雖數至城下無能爲也此唐武德間刺史杜伏威所遷李淳風所擇杭城誠美觀第嚴之薪湖之米聚諸城外居人無隔宿之儲故不易守陳同父乃謂決西湖之水可以灌杭州語洩竊辛帥馬而逃西湖雖有閘堰第灌城之水須江河之流方可湖永無深源洪波灌從何施同父豪傑議論乃爾爾若六七月之間塞鏡山之口亦吾台可憂事處州之城登南明山則一日瞭盡之其地且多礦徒非計也

丁丑年長星之變昏則舒芒數丈拍拍有聲經月不止說者謂是拖練尾指東南當有兵然此後十餘年浙中良多故辛壬間羅木營兵變起於月糧留難闖入督府拉吳中丞出而窘辱之遣張司馬往未至而又有民變起於編派火夫奸民聚而劫奪

城巾燒燬陳都諫等家當事者稍以便宜定之其
後青衿士又屢屢不逞如嘉如湖圍挫有司學使
者不能制南人向柔脆不能爲此亂萌也雖旋起
旋定然亦多故矣說者又謂當有大兵方應然今
已二十年卽有青災當遠矣
浙有三石梁南明山石梁蜿蜒臥地鴈蕩石梁斜飛
倚天天台石梁則龜脊橫空深壑無底奔雷飛瀑
驚目駭魂非修觀遺生者莫能度
杭俗儂巧繁華惡拘檢而樂遊曠大都漸染南渡盤

遊餘習而山川又足以鼓舞之然皆勤劬自食出
其餘以樂殘日男女自五歲以上無無活計者卽
縉紳家亦然城中米珠取於湖薪桂取於嚴本地
止以商賈爲業人無擔石之儲然亦不以儲蓄爲
意卽輿夫僕隸奔勞終日夜則歸市殺酒夫婦團
醉而後已明則又別爲計故一日不可有病不可
有飢不可有兵有則無自存之策
古者婦人用安車其後以輿轎代之男子雖將相不
過乘車騎馬而已無轎制也陶淵明病足乃以意

用籃輿命門生子弟昇之王荆公告老金陵子姪
勸用肩輿荆公謂自古王公貴人無道者多矣未
有以人代畜者人轎自宋南渡始故今俗惟杭最
多最善豈其遺耶

遊觀雖非朴俗然西湖業已爲遊地則細民所藉爲
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時禁之固以易俗但漁者舟
者戲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業反不便於此輩也
杭城北湖州市南浙江驛咸延袤十里井屋鱗次煙
火數十萬家非獨城中居民也又如寧紹人什七
在外不知何以生齒繁多如此而河北郡邑乃有
數十里無聚落卽一邑之衆尚不及杭城南北市
驛之半者豈天運地脉旋轉有時盛衰不能相一
耶

官哥二窰宋時燒之鳳凰山下紫口鐵脚今其坭盡
故此物不再得間有能補舊窰者如一爐耳碎覓
他已毀官窰之罌搗篩成粉塑而附之以爛坭別
塗爐身止留此耳入火遂相傳合亦巧手也近惟
處之龍泉盛行然亦惟舊者質光潤而色葱翠非

獨摩弄之久亦其製造之工也新者色黯質黧火氣外凝殊遠清賞

嘉興濱海地窪海潮入則沒之故平湖海鹽諸處舊有捍海塘之築此非獨室廬畎畝民命所係卽其約束諸水出於黃浦則嘉禾全郡一滴不洩宜其聲名文物甲於東南

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兩有秋也閭閻旣得過則武斷奇贏收子母息者益易爲力故勢家大者產

百萬次者半之亦埒封君其俗皆鄉居大抵嘉禾俗近姑蘇湖俗近松江縉紳家非奕葉科第富貴難於長守其俗蓋難言之

農爲歲計天下所共也惟湖以蠶蠶月夫婦不共榻貧富徹夜搬箔攤桑江南用舟船無馬偶有馬者寄鄰郡親識古人謂原蠶馬之精也彼盛則此衰官府爲停徵罷訟竣事則官賦私負咸取足焉是年蠶事耗卽有秋亦告匱故絲綿之多之精甲天下

寧紹之間地高下偏頗水陡不成河昔人築三數壩蓄之每壩高五六尺舟過者俱繫組於尾榜人以機輪曳而上下之過乾石以度亦他處所無也度剡川而西北則河水平流兩岸樹木交蔭蓮荇菱芡浮水面不絕魚梁罾笱家家門前懸掛之舟行以夜不避雨雪月明如晷畫昔人謂行山陰道上如在鏡中良然又云秋冬之際殆難爲懷

紹興金華二郡人多壯遊在外如山陰會稽餘姚生齒繁多本處室廬田土半不足供其儂巧敏捷者入都爲胥辦自九卿至閒曹細局無非越人次者興販爲商賈故都門西南一隅三邑人蓋櫛而比矣東陽義烏永康武義萬山之中其人驚悍飛揚不樂畎畝島彝亂後此數邑人多以白衣而至橫玉掛印次亦立致千金故九塞五嶺滿地浙兵島寇亦輒畏之得南人之用其後遂驕恣黠猾越檢制人召之難服散之難銷往往得失相半

紹興城市一街則有一河鄉村半里一里亦然水道如碁局布列此非天造地設也或云漕渠增一支

河月河動費官帑數十萬而當時疏鑿之時何以
用得如許民力不竭余曰不然此本澤國其初只
漫水稍有漲成沙洲處則聚居之故曰菰蘆中人
久之居者或運坭土平基或作圩岸溝瀆種藝或
浚浦港行舟往來日久非一時人衆非一力故河
道漸成甃砌漸起橋梁街市漸飾卽嘉湖諸處意
必皆然今淮陽青艸邵伯諸湖安知異世不如是
又安知越中他日不再爲谷昔 **太湖乾中**
露出石街屋址可類推矣

會稽禹穴窆石陷入石中上銳下豐可動而不可起
真神異也或者禹葬衣冠之所又謂生而藏秘圖
者太史公云上會稽探禹穴明謂此無疑楊用修
強以石紐村當之石紐乃太禹所生會稽則其所
葬彼禹穴二字遷後人所作也

王右軍捨宅爲戒珠寺賀季真捨宅爲千秋觀皆在
會稽古人多有然者王摩詰亦捨輞川爲寺

三江口乃紹興守湯紹恩所造鎖一郡之水外以阻
海潮之入內以洩諸水之出旱則閉潦則啓深禪

益於地方兼亦堪輿所繫出早阻困亦以爲
紹興惰民謂是勝國勲戚國初降下之使不與齊民
列其人止爲樂工爲輿夫給事民間婚喪嬾女賣
私窩侍席行酒與官妓等其旁業止捕鱖釣水雞
不敢干他商販其人非不有身手長大眉目姣好
與產業殷富者然家雖千金閭里亦不與之締婚
此種自相爲嫁娶將及萬人卽乞人亦凌虐之謂
我貧民非似爾惰民也余天台官堂亦有此種四
民諸生皆得役而詈之撻之不敢較較則爲良賤
相毆愚嘗爲嘆息之謂人生不幸爲惰民子孫真
使英雄無用武之地

補陀大士道場亦防汛之地在海岸孤絕與候濤山
隔旦晚兩潮近日香火頓興飛樓傑閣巍然勝地
春時進香人以巨萬計捨貲如山一步一拜卽婦
女亦多渡海而往者俗傳洋裡蓮花洞中燈火與
魚藍鸚鳥倏忽雲端雖不可盡信然就近日龍二
守之嚶語要不可謂無鬼物其間是亦神道顯化
難以常理測

寧台溫濱海皆有大島其中都鄙或與城市半或十之三咸大姓聚居國初湯信國奉勅行海懼引倭徙其民市居之約午前遷者爲民午後遷者爲軍至今石欄礎碓磨猶存野雞野犬自飛走者咸當時家畜所遺種也是謂禁田如寧之金堂大榭溫台之玉環大者千頃少者亦五六百南田蛟礮諸島則又次之近縉紳家私告墾於有司李直指天麟疏請公佃充餉蕭中丞恐停倭仍議寢之然觀諸家墾種皆在倭警之後况種者農時蓬厥不敢

列屋而居倭之停否亦不係此邇許中丞撫閩鄭

中丞撫山東又有疏開之

明台濱海郡邑乃大海溼洋無限界中人各有張蒲

繫網之處只插一標能自認之丈尺不差蓋魚蝦在水遊走各有路逕闌截津要而捕捉之亦有相去丈尺而饒瘠天淵者東南境界不獨人生齒繁多卽海水內魚蝦桅柁終日何可以億兆計若淮北膠東登萊左右便覺魚船有數

浙中惟台一郡連山圍在海外另一乾坤其地東負

海西括蒼山高三十里漸北則爲天姥天台諸山
去四明入海南則爲永嘉諸山去鴈蕩入海舟楫
不通商賈不行其地止農與漁眼不習上國之奢
華故其俗猶朴茂近古其最美者有二余生五十
年鄉村向未聞一強盜穿窬則間有之城市從未
見一婦人卽奴隸之婦他往亦必僱募肩輿自蔽
耳

道書稱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惟台得之多臨海
南三十里第十九蓋竹洞爲耀寶光之天天台西
五里第六玉京洞爲太上玉清之天黃巖南十里
第二委羽洞爲大有空明之天仙居東南三十里
第十括蒼洞爲成德隱元之天福地黃巖有東仙
源西仙源天台有靈墟桐栢其他非道書所載者
劉阮桃源寒山拾得竈石皇華丹井張紫陽神化
處司馬悔橋蔡經宅葛仙翁丹丘智者塔定光石
懷榮懷玉肉身自古爲仙佛之林
方正學先生生台之寧海故靖難之際吾台正學先
生姨與其夫人皆死節而先生門人則盧公元質

林公嘉猷鄭公智又黃巖王公叔英與其夫人仙居盧公迥鄭公子恕并其二女臨海鄭公華今之八忠則祠五烈未祠又有東湖樵夫自古節義之盛無過此一時者

温州城中九山分列其一居中謂之九斗城葱蒨可愛其張文忠公宅乃肅皇所賜第勅將作大匠治之門屏河橋俱擬宮府前代所未有也

鴈蕩一山說者謂宋時海濤衝激泥去石露古無此山也審是則必窪陷地下然後可爾今此山原在

地上或者又謂乾道中伐木者始入見之今左自謝公嶺右自斤竹澗以望奇峯峭壁萬仞叅天橫海帆檣百里在目何俟伐木入者始見耶若海濤衝激至鴈蕩之巔溫台寧復今日有人第謝康樂守永嘉伐木通道登臨海嶠業已至斤竹澗有詩而亦未入此見與不見又所未曉

台溫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產之地稻麥菽粟尚有餘饒寧波齒繁常取足於台閩福齒繁常取給於溫皆以風飄過海故台溫閉糴則寧福二地遂告

平視風濤俯察礁島以避衝就泊是漁師司魚命
柁師司人命長年則爲舟主造舟募工每舟二十
餘人惟漁師柁師與長年同坐食餘則願使之犯
則箠之至死不以煩有司謂之五十日艸頭天子
也舟中牀榻皆繩懸海水鹹計日困水以食窖鹽
以待魚至其地雖聯舟下網有得魚多反懼沒溺
而割網以出之者有空網不得隻鱗者每期下三
日網有無皆回舟回則抵明之小浙港以賣港舟
舳艫相接其上蓋平馳可十里也每舟利者一水

可得二三百金否者貸子母息以歸賣畢仍去下
二水網三水亦然獲利者鏹金伐鼓入關爲樂不
獲者掩面夜歸然十年不獲間一年獲或償十年
之費亦有數十年而不得一償者故海上人以此
致富亦以此破家此魚俗稱鯨乃吳王所制字食
而思其美故用美頭也
浙鹽取暑天海塗晒裂鹹土而掃歸之用海水漉汁
煎成行鹽有定界私鹹有令甲然只繩其小者捕
兵無私鹽當罰則偷覷小民之肩挑背負者執而

上首功若鄉村巨姓合百餘人執鐵擔爲兵買百餘挑白日魚貫而荷歸之捕兵不惟袖手不敢問且遠避匿蓋此輩端覓捕兵箠之以洩平日之忿箠死則棄之官府且不敢發也

倭以丁未寇浙始以朱公統巡撫朱至嚴禁巨家大俠汎海通番者又立鉤連主藏之法以雙檣大艦走倭島互市向導者長嶼人林恭等若干人正典刑于是海上諸大族咸怨少司馬詹榮希分宜指覆猶豫御史周亮遂劾統擅殺乖方遣給事杜汝

禎就訊之擬閩海道柯喬都司盧鏗死朱懼逮仰藥此浙立巡撫殺巡撫之始也代朱者止王公忬得善改亦以他事死其後張公經論死李公天寵論死胡公宗憲逮繫死十五年間無巡撫得全者至趙公孔昭島寇不來始身名兩全耳

市舶司國初置於太倉以近京後移福浙雖絕日本而市舶不廢海上利之後夏公言當國因宋素卿宗設仇殺遂罷市舶自後番貨爲奸商所籠負至數十萬番乃主貴官以讐商而貴官取負更甚番

人失利乃爲寇貴官則讓有司不禦寇及出師又
設計以恫喝番人于是番怒日焚掠一二不逞生
儒導翼之而王五峯毛海等遂以華人居近島襲
王者衣冠假爲番寇海上無寧歲矣朱公統嚴禁
之驟不得法爲貴官所反陷御史董威乃復請寬
海禁是浙倭之亂咸浙人自致之

倭寇浙始丁未止辛酉被黃巖仙居慈谿昌國臨山
霏衢石浦青村柞林吳淞諸衛縣圍餘姚海寧上
海平湖海鹽台州諸郡縣十五年間督撫踵死蓋

前此皆倉卒無備至壬子王公忬始練兵選將得
俞大猷湯克寬盧鏜等焚之於補陀擊之于太倉
殺蕭顯敗尹鳳浙人始知兵甲寅忬去而代者非
人又復蹂躪僅得王江涇之捷丙辰胡公宗憲雄
行濶略始敗之於皂林擊之於梁莊殺徐海擒麻
葉降王直毛海峯而譚公綸與戚繼光劉顯相繼
至又有白水洋之捷崇明沙之捷浙人始力能勝
倭志在殺倭至今稱南兵皆其遺也故論浙中倭
功當首祠胡公譚公以及俞湯盧劉戚等而戚功

在閩其方略又出諸將之上似此名將又何可得而抑厄之使憤懣死安得不解壯士之體爲此厲階者誰耶

張公經之逮逮未至而王江涇捷斬獲且數千竟不

贖與魏司馬寧夏事同魏猶半出上怒張則全自

趙文華陷之也世廟時張半洲楊魏村曾石塘

之死讀其事淚數行軍張猶自處稍乖楊曾全無

罪以上浙江

江右江以章貢爲大澤以彭蠡爲濶十三郡水皆歸

焉總會于九江而出大姑小姑三山攔扼之此山

川之最勝亦都會之天成也大孤在府城東南湖

中小孤在彭澤北百里皆謂其四面共壽屹然獨

聳而俗乃以孤爲姑謂是二女之精江側有彭郎

磯遂謂彭郎者小姑婿也歐陽永叔云余過小孤

山廟像乃一婦人而敕額爲聖母豈止俚俗之謬

耶

江右洞天福地如廬山在南康西北二十里古名南

障世傳周武王時匡俗兄弟七人結廬隱於此疊

障九層周五百餘里山有五老峯三石梁竹林寺
道書第八洞天虎溪在九江城南晉惠遠在東林
送客過此虎輒鳴號一日送道士陸脩靜不覺過
溪相與大笑道書以爲七十二福地之一豫章西
山乃省會最勝處其勢與廬岳等山在大江之外
三十里一名厭原山道書第十二柱寶極真之天
古今仙踪最多初濟江十里有盤石名石頭津自
石頭西行有梅福學仙處名梅嶺嶺之南有葛仙
翁煉丹處名葛仙峯峯之上有洪崖先生乘鸞憩

處名鸞岡岡之西有王子控鶴處名鶴嶺嶺之畔
有蕭史游處名大蕭小蕭峯亦名蕭仙壇又有水
出山椒名吳源高下十堰溉田萬餘頃麻姑山在
建昌城西南十里山有五老萬壽等峯麓有桃花
源其前第二谷水飛流而下有瀑布二百餘尺世
傳麻姑得道其壇有顏魯公書碣道書丹霞小有
洞天閣阜山在臨江府六十里山形如閣色如阜
相傳漢張道陵晉丁令威葛孝先皆嘗修煉於此
山有凌雲峯漱玉泉磨劒池道書第三十三福地

龍虎山在貴溪西南八十里高峯插雲兩崖對峙
若龍虎然漢張良八世孫張道陵修煉之所道書
三十二福地也道陵道成去蜀之青城山殺鬼上
昇今山中亦有飛昇臺其所遺經籙符章與劔印
以授子孫代號天師閱世之後多有靈驗說者謂
其印劔之神非子孫道術也縣南亦有鬼谷山鬼
谷洞周圍四里有蘇秦臺張儀井亦道書第十五
洞天

江右講學之盛始于朱陸二先生鵞湖白鹿興起斯

文本朝則康齋吳先生與弼敬齋胡先生居仁東
白張先生元禎一峯羅先生倫各立門墻龍翔鳳
起最後陽明先生發良知之說左朱右陸而先生
勳名盛在江右古今儒者有體有用無能過之故
江右又翕然一以良知爲宗弁髦諸前輩講解其
在于今可謂家孔孟而人陽明矣第魚目鼠璞何
地無之後之爲陽明之學者江右以吉水安福盱
江爲盛盱江獨以廣大爲法門人情厭拘檢而樂
縱誕則陽浮慕其名于此而陰用學術于彼者未

有不藉口者也德清許司馬孚遠嘗著論曰國家
崇正學國初迄弘正之間人才彬彬當時學者稍
滯舊聞不達天德拘固支離容或所不免故江門
姚江之學相繼而興江門以靜養爲務姚江以良
知爲宗其要使人反求而得諸本心而後達於人
倫事物之際補偏救弊其旨歸與宋儒未遠也江
門之派至增城而浸晦姚江之派復分爲三吉州
僅守其傳淮南亢而高之山陰圓而通之而亢與
圓者又各有其流弊顏梁之徒本于亢而流于肆
盱江之學出于亢而入于圓其後姚安者出合圓
與肆而縱橫其間始于恠僻卒于悖亂蓋學之大
變也德清曾守盱江其言當不謬不亢而安
江浙閩三處人稠地狹總之不足以當中原之一省
故身不有技則口不糊足不出外則技不售惟江
右尤甚而其士商工賈談天懸河又人人辨足以
濟之又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張空拳以籠百
務虛往實歸如堪輿星相醫卜輪輿梓匠之類非
有鹽商木客筐絲聚寶之業也故作客莫如江右

而江右又莫如撫州余備兵瀾滄視雲南全省撫
人居什之五六初猶以爲商販止城市也旣而察
之土府土州凡焚糶不能自致于有司者鄉村間
徵輸里役無非撫人爲之矣然猶以爲內地也及
遣人撫緬取其途經酋長姓名回自永昌以至緬
莽地經萬里行閱兩月雖異域怪族但有一聚落
其酋長頭目無非撫人爲之矣所不外游而安家
食俗淳朴而易治者獨廣信耳

江右俗力本務嗇其性習勤儉而安簡朴蓋爲齒繁
土瘠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又其俗善積蓄技業
人歸計妻孥幾口之家歲用穀菽幾多斛橐中裝
糴入之必取足費家無困廩則牀頭瓶罍無非菽
粟者餘則以治縫浣了徵輸絕不作鮮衣怒馬燕
宴戲劇之用卽囊無資斧者且暫逋親鄰計足糊
家人口則十餘日而男子又告行矣以故大荒無
飢民遊子無內顧蓋憂生務本俗之至美是猶有
蟋蟀流火之風焉若中原人歲餘十斛粟則買一
舟乘之不則醪飲而賭且淫焉不盡不已也

江右俗以門第爲重其列版籍以國初黃冊爲準其坊廂鄉都里長咸用古冊內祖宗舊名子孫頂其役不易其名也家雖貧窮積逋甚然尚有丁在則必百方勉力衆擎之不肯以里排長與他家與則恐他人侮且笑之其新發產殷富之家縱貧者不敢遜讓余台亦有此俗然下鄉近海則然上鄉山居者則否

江右素稱治安之區正德六年諸郡縣盜賊蜂起贛州南安有華林寨碼礮寨賊其後撫州有東鄉賊饒州有姚源洞賊其始行劫村落官府捕之急遂竄匿山谷據險立寨其渠魁姓名不甚著公移止稱某地賊官兵討之不定撫之不從贛賊執叅政趙士賢華林賊攻破瑞州江右大震事聞命都御史陳金總戎務檄憲副周憲討華林賊兵敗死之乃檄田州等府狼兵協諸路官兵進勦其土酋岑猛等多驕橫無節制金姑息之又檄按察使王秩知府李承勳同勦勳招降賊黃奇置麾下以計破華林賊遂移兵擊瑪瑙東鄉皆平之惟桃源尚猖

廣志 卷之四
獫狁見諸寨平又畏狼兵悍遂乞降後復叛入徽
衢等處金復督兵追襲浙東兵夾擊之乃平大都
江西之盜始終以招撫爲害云又
乾一坤二離三震四之類俗稱乳名江右無一家一
人而非是者然用以記行第聯族屬次長幼之序
最佳至於書券治訟自有正名亦故不用而常用
此不知其解故直指讞獄惟江右爲難爰書中皆
此等姓名其重辟大盜連篇累牘者視前則混後
據後則失前且不獨一牘也又有他人他事亦與
此同名類姓者甚不便于簡閱亡當也
鐵柱宮乃旌陽許真君鎖蛟處也旌陽棄官歸豫章
視其地爲浮洲蛟螭所穴乃以神術覓蛟精於太
守宮中誅逐之入此井中鑄鐵爲柱下施八索鉤
鎖地脉以屏水妖誓曰鑄柱繫紐舟萬年永不休
後有興謀者終身不到頭又曰天下大亂此處無
憂天下大旱此處薄收其井水黑色深莫測與江
水相消長余以四月過之泥淖漲與地平真人又
謂贛江百怪叢居慮爲後害復鑄鐵柱二十在子

城南亦以鐵索縻之永鎮蛟蜃然江右所稱蛟跡
非一如豐城城東西有二蛟穴其中積水四時不
竭舊傳蛟精常蟄於此旌陽以符咒逐之饒州城
南江中有蛟穴五日鄉人于此競渡俗稱懷蛟水
都昌縣有蛇骨洲晉永嘉中長蛇二十餘丈斷道
吸人旌陽殺蛇聚骨成洲縣北亦有旌陽磨劍池
奉新縣有鎮蛟石在延真觀內亦舊傳旌陽逐蛟
入穴以巨石書符壓之今石碣尚存其地亦有旌
陽試劍石寧州東隔水一里有磨劍池亦旌陽逐
蛟處建昌縣有七靖井其地黃龍山有蛟爲淵輒
作洪水旌陽擒之釘于石壁法北斗穿七井鎮之
曰海昏之地府屬當陽南昌之州龍安之場上繚
艾縣古城之岡地連蛇穴尋截川江古其地土防
民之殃于今立靖萬古吉祥

龍沙在豫章城北江水之濱白沙湧起堆阜高峻其
形如龍俗爲重丸登高處舊有讖云龍沙高過城
江南出聖人今沙過城十餘年矣昔許旌陽斬蛟
蛟子逸去散遊鄱湖弟子請悉誅之旌陽曰吾去

後一千一百二十二年歲在三丙五陵之內當有
八百地仙出自能誅之母勞今日盡也今正當三
丙間去其歲不及二十年又有龍沙之應曇陽子
記亦云五陵爲教主古月一孤峯意其所謂聖人
者神仙之流與散真古吉報

滕王閣府城西章江門城上其故址也西臨大江唐
高祖子元嬰都督洪州閣成命至封滕王故以名
後閣伯嶼重修因九日宴賓客欲誇其壻吳子章
之文令夙構之時王勃省父至馬當去南昌七百

里水神告之故且助以風一夕而至預會閣請諸
賓序之皆辭且及章勃乃不辭而賦閣不悅令吏
給筆札候之得句輒報至落霞孤鶩歎曰此天才
也後又有王緒爲賦王仲舒爲記故韓退之稱三
王之文五百外附十以五公論下

徐孺子祠在東湖小洲上記云章水經南昌城西歷
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
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太守徐熙于墓
隧種松太守謝景于墓側立碑晉太守夏侯嵩于

碑旁立思賢亭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余爲太守之明年始卽其地結茅爲祠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人拜焉此曾子固筆也蘇雲卿祠亦在百花洲上以配徐孺子

浮梁景德鎮雄村十里皆火山發焰故其下當有陶埴應之本朝以宣成二窰爲佳宣窰以青花勝成窰以五彩宣窰之青真蘇淳泥青也成窰時皆用盡故成不及宣宣窰五彩埴深厚而成窰用色

淺淡頗成畫意故宣不及成然二窰皆當時殿中畫院人遣畫也世廟經醮壇殘亦爲世珍近則多造濫惡之物惟以制度更變新詭動人大抵輕巧最長古朴盡失然此花白二磁他窰無是徧國中以至海外藝方凡舟車所到無非饒器也近則饒土入地漸惡多取于祁婺之間婺人造土成磚磨磚作漿澄漿作塊計塊受錢饒人買之以爲磁料白鹿洞書院在五老峯下始自南唐以李善道爲洞主建學置田以給諸生至宋而大盛與嵩陽石鼓

岳麓爲四大書院蓋是晦翁過化之處崑壁間多
遺手澤然其地逼塞蒸濕無夷曠之致惟是松風
石溜與五老秀色幽寒動人云白鹿者唐李勃與
兄涉俱隱洞中養白鹿以自娛至今間有見者
康郎山忠臣三十五人南昌忠臣十四人乃國初與
陳友諒決戰于江西者其在鄱湖紀信誑楚冠服
投江則韓成之力在南昌晝夜巡城伏弩殞命則
趙德勝爲上是舉也本朝之王業定矣友諒旣死
則士誠輩皆棲息餘魂耳然友諒旣據九江武昌
不能西向掃清中原以據上游而徒東與吳仇且
戀戀以南昌九江是亟宜其死也
贛州贛水乃章貢二水合名也章水源出南安聶都
山流府城西貢水源出汀州新樂山流府城東皆
環城而北合于一又北流過萬安其地怪石峻嶒
喧流泝泝有十八灘古稱險阨敗舟余携家過心
危之至則見安流耳豈余度險之多故耶吉州惶
恐諸灘又不在十八灘之列

南贛稱虔鎮在四省萬山之中轄府九汀漳惠潮南

韶南贛吉州一郴縣六十五卽諸郡之邑也衛七
贛州潮州碣石惠州汀州漳州鎮江衛所官一百
六十四員軍二萬八千七百餘名寨隘二百五十
六處專防山洞之寇也正嘉之間時作不靖近稱
寧謐要在處置得宜爾

大庾嶺南龍之幹而水分南海東海之流者也梅福
爲南昌尉其後隱居于此故又稱梅嶺後人亦因
而種梅其間道路險狹今爲張曲江所鑿而開者
江廣百貨所由地

吉安夙稱節義之鄉然至宋而盛其祠有四忠一節
祀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乂胡忠簡銓周文忠必
大江文節萬里其後有文信國天祥文侍郎瀛又
有太學王炎午布衣劉子俊彭震龍劉自昭張雲
皆信國門客始終以死報信國者至本朝靖難又
有周紀善是修曾御史鳳韶魏御史冕王編修良
顏沛縣伯瑋王教諭省鄒大理瑾彭大理與明八
人良非他處所及余台靖難時亦有八忠
樟樹鎮在豐城清江之間烟火數萬家江廣百貨往

來與南北藥材所聚足稱雄鎮
武寧有所謂常州亥者初不知何謂問之乃市名古
人日中爲市今吳越中皆稱市猶古語也河南謂
市曰集以衆所聚也嶺南又謂市曰虛以不常會
多虛日也西蜀又謂市曰瘥如瘥疾間而復作也
江南惡以疾名止稱亥又可捧腹

射蛟浦在湖口縣西南一名黃牛泐昔漢武帝欲登
南岳以道阻江漢望祭瀟山浮江泛舟親射蛟于
潯陽江中獲之此自英雄大略之主敢作敢爲之

事意到卽行無人敢誘之亦無人能止之者若後
世卽無此等事

奉新有樟柳神者假託九天元女之術俗名耳報乃
其地有此樹人取樹刻兒形而傳事之其初乃章
柳二家子死共埋于樹下久之其樹顯靈兒形以
一手掩耳貫以針煉以符咒數以四十九日耳邊
傳言則去其針其神乃小兒故不忌淫穢不諱尊
親不明禮法隨事隨報然亦不能及遠亦不甚知
來其術煉之有用萬家土萬人路者土謂燕窠路

謂橋板取伴其神裏之驗最速若用金銀諸物者則皆冀以匪賺而去非實也其神之依人則任其爲盜而亦聽之故是兒神不明禮法近見一二縉紳亦有事此神以談幽弔詭者最可笑

江湖社伯到處有祀蕭公晏公者其神皆生于江右蕭公諱伯軒龐眉美髯白哲生而剛正善善惡惡奉里閭咸質之沒于宋咸淳間遂爲神附童子言禍福鄉人立廟于新淦縣之大洋洲洪武初曾遣官諭祭晏公名戍仔亦臨江府之靖江鎮人也濃眉虬髯面如黑漆生而疾惡太甚元初以人材應選入爲文錦局堂長因疾歸登舟遂奄然而逝鄉人先見其騶從歸一月訃至開棺無所有立廟祀之亦云本朝封平浪侯

以上江西

湖廣在春秋戰國間稱六千里大楚跨淮汝而北之將及河本朝分省亦惟楚爲大其轄至十五郡如鄖之房竹山荆之歸巴東與施永偏橋清浪等衛所動數千里入省踰月文移之往復曩情之緩急皆所不便而辰永督學屢合屢分鄖沅開府或罷

或與黎平生儒此考彼試種種非一况貴竹粵西
兩省雜以猺獞爨苗主以衛所間以土酋咸不成
省院司以官至者人我咸鄙夷之謂當以辰州沅
州靖州分屬貴陽永州寶慶郴州分屬粵西則十
三省大小適均民彝事體俱便
三湘總之一湘江也其源始海陽而北入洞庭其流
過永而瀟水入之是謂瀟湘過衡而蒸水入之是
謂蒸湘過常而沅水入之是謂沅湘湘江其初最
清百尺而毛髮可鑑比會衆流下洞庭始濁湘君

湘夫人古今以堯女舜妃當之唐人用以爲怨思
之詩然計舜三十登庸釐降二女于瀉汭卽年二
十而舜以百十歲崩蒼梧二女亦皆百歲人矣黃
陵啼鵲湘妃竹淚至今以爲口實可笑也

禹貢九江孔殷釋之者云卽洞庭也沅漸元辰淑酉
豐資湘九水皆合于此故名九江又九江沅澧湘
最大皆自南而入荆江自北而過洞庭瀦其間名
五瀦戰國策云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瀦是
也每歲六七月間岷峨雪消江水暴漲自荆江逆

入洞庭清流爲之改色

楚有四樓仲宣樓在當陽城上倚曲沮夾清漳今荆州城上樓乃五代高季興建望沙樓故址也宋陳堯咨更今名晴川樓南對黃鶴從武昌望之佳黃鶴以製勝如蓮瓣垂垂洲渚掩映岳陽以境勝八百里洞庭一髮君山眼界奇絕總之岳陽爲上黃鶴次之晴川仲宣又次之

武當謂山阜高大非元武不足以當之今其巨坂造天危巒逼漢良然然自天柱而外別無奇詭之觀徒土木之偉麗爾當文皇造五宮時用南五省之賦作之十四年而成此殆不可以萬萬計者當時勝國府庫積蓄既多而五嶺九邊咸無兵餉歲例之費今日國家財力何能爾爾

志稱黃鶴樓在府城西南隅黃鶴磯上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又云費文禕登仙駕黃鶴返憩于此唐閔伯程作記以文禕事爲信或者又引梁任昉記謂駕黃鶴之賓乃荀環字叔禕非文禕也宋張栻亦辯其非

洞庭水淺止是面濶括風驚濤軟浪帆檣易覆故人
 多畏之湖中有數蛟有喜食糟粕者遇舟中携糟
 物過出而奪之有喜食硃砂者遇舟中携硃砂過
 出而奪之奪則濤興浪起或危舟楫齋此物者或
 重暴以犬羊之鞮余以端午過洞庭風浪大作時
 兒女或以硃砂塗耳鼻者舟人亦請棄之余笑謂
 老蛟乃竊此分文之餘乎已而風息類藉口如是
 洞庭水漲延袤八百里盜賊竊發乃于岳州立上江
 防兵備轄三哨官兵追治之上哨自岳州府南津

港至長沙湘陰縣哨約三百餘里南接蒼梧北達
 荆郢東會漢沔為洞庭左臂哨內小巡把總一哨
 官鹿角磊石穴子湘陰哨四巡簡鹿角營田各一
 信地兵船自府五里至南津港五里荆埠港十五里河
 公廟二十里新墻河口十五里萬石湖六里鹿角二十里啄
 鈎嘴二十里磊石十五里鯽魚夾十五里青草港十里顏公
 埠十五里穴子哨十五里白魚圻十五里營田司二十里大
 頭寨五里橫嶺十五里蘆林潭水退各船分移于扁山
 高沙洲沉沙港蘆林潭等地中哨自君山後湖至

常德傳家圻三百六十餘里西北通巫峽西抵辰

沅東南極瀟湘為洞庭右臂哨內小巡把總一哨

官明山一巡簡古樓一信地兵船自君山後湖十五

里七十蓼荆灣過洞庭大湖至昌蒲台五十昌蒲台內

里七十石門山迤西六十白茆磯迤北十五里傳家

圻自昌蒲外迤東八十團山二十吉山十五古樓

里三十明山水退分移布袋口洞庭夾白水夾上下

井灘等信地下哨長江一帶自岳州至嘉魚界墩

子口約三百餘里南吞七澤北迎湘鄧東聯潯黃

西接三巴為洞庭咽喉哨內小巡百戶一哨官茅

埠竹林各一巡簡黃家瓦子城陵白螺鴨欄茅鎮

石須共七信地兵船過江北岸四十瓦子灣二十

藤站湖十五鹽船塗二十楊圻腦二十黃家穴十六

里上茅灣六十西江嘴西岸流水口四十里白螺

磯三十楊林山二十白螺山三十王家保二十新

古堤口十茅埠鎮三十烏林磯十五竹林灣十五杜

家洲五紀家洲東岸城陵司五團山磯十五象骨

港二十道人磯三十青江口十五高家墩三十石

頭口十五里六溪口十五里丘公灣十里墩子口十里嘉魚

縣此萬曆乙酉馮仁軒露備兵岳州時刻圖

古今譚形勝者皆云關中爲上荆襄爲次建康爲下

以今形勝則襄陽似與建康對峙者建康東南皆

山西北皆水襄陽西南皆山東北皆水以勢則襄

山據險而建山無險以勝則江水逆來而漢水順

去故論荆襄則襄不及荆其規模大而要害攬也

荆州面施黔背襄漢西控巴峽東連鄢郢環列重

山襟帶大江據上游之雄介重湖之尾爲四集之

地蜀漢據而失之驍將旣折重地授人僻在一偏

不卜而知其王業之難成也

江陵作相九列公卿半繫楚人如呂相國調陽方司

馬逢時李司空幼滋曾司空省吾劉司寇一儒王

少宰篆謝司徒鵬舉陳宗伯恩育汪家宰宗伊各

據要路其後吳相繼之則許相國國王相國錫爵

徐宗伯學謨姜宗伯寶顧司馬章志方司徒弘靜

王司寇世貞王御史大夫樵趙少宰用賢程司徒

嗣功顧司馬養謙今則豫章漸盛衷御史大夫貞

吉蔡冢宰國珍徐司空作鄧少宰以讚范宗伯謙
董司空裕雖其間彈冠引兌賢不肖人人殊然偶
一宰執起則公卿相隨而出亦關此方氣運地脉
一時之盛也
襄陽夙稱多耆舊古蹟余曾有弔襄文如大堤古築
之以捍漢水者也後遂爲游樂之地男女蹋歌樂
府有大堤曲曰漢水橫襄陽花開大堤煖曰大堤
諸女兒花艷驚郎目西北二十里隆中山諸葛孔
明隱處棗陽有南陽城想所云躬耕南陽卽此非
宛中之南陽也城南峴山羊叔子所登而嘆其二云
自有宇宙便有茲山由來賢哲登此者多矣而皆
湮沒無聞此語千古悲咽祐沒襄人感之爲立碑
流涕名峴山墮淚碑山畔習家池後漢習郁依范
蠡養魚法穿之謂其子曰必葬我近魚池後山簡
鎮襄愛之輒游池上醉而名之曰高陽池詩稱倒
著白接羅酪酊還騎馬者是峴山又有杜甫故宅
習池亦有王粲井甫詩云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
顛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城西十里萬山乃鄭

交甫所見遊女爲解珮處云此山之曲隈也山下
有萬山潭晉杜預伐吳勒碑紀功一置萬山之上
一置茲潭之下云他日恐深谷爲陵也唐鮑溶詩
云襄陽太守沉碑意身後身前幾年事漢江千古
未爲陵水底魚龍應識字府西北爲夫人城昔朱
序鎮襄陽苻堅圍之序母韓氏謂城西北必壞領
百餘婢增築二十丈賊果潰西北衆守新城而退
名夫人城東南三十里鹿門山龐德公隱居其上
劉景升所過而歎異之者其後居士龐蘊復居之
男女不婚嫁共學無生白日坐化其後孟浩然復
來居之府治西文選樓梁昭明太子聚賢士劉孝
威庾肩吾徐昉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瓘
孔樂鮑至等十餘人號高叅學士著文選于此郡
北樊城隔漢江與襄陽對峙周仲山甫所封關羽
圍曹仁于樊城北沔水有斬蛟渚乃襄陽鄧遐揮
劍處人知斬蛟有澹臺周處而不知有遐又有楚
昭王莊王淳于髡黃憲劉表等墓鄧鄧春陵等城
其人又有尹伯奇卞和司馬德操張柬之杜審言

皮日休諸人

蘄黃之間近日人文颺發泉湧然士風與古漸遠好習權奇以曠達爲高繩墨爲恥蓋有東晉之風焉然其一段精光亦自鏟埋不得毋論士大夫卽女郎多有能詩文者如周元孚董夫人輩又毋論詩文近且比丘尼輩出高譚禪理如所云澹然明因自信等余蓋于李卓吾八觀音問中崖略見之李以菩薩身自任踪跡太奇其與耿司寇以學問相傾不啻割刃

蘄竹爲器抽削如絲纖巧甲於天下復有蘄艾蘄龜蘄蛇艾則惟荆王府內片地出者佳然不多得蛇與龜皆生于他鄉村蛇則頭有方勝尾有指甲兩目如生自刳腸盤屈而死者可已大風龜則背有綠毛可辟蠅蟲置之書篋數年不死然多贗者以小龜塗馬矢放陰溝中綠毛自生携出者不久卽落也竹則以色瑩者可簞節疎者可笛帶鬚者可

杖

赤壁山一統志云在江夏東南九十里唐元和志亦

稱在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北岸烏村與赤壁相對卽周瑜焚曹操處圖經乃謂在嘉魚縣西七十里至宋蘇軾又指黃州赤鼻山爲赤壁蓋劉備居樊口進兵逆操遇于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今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惟江夏之說合于史

衡山禹碑唐劉禹錫韓昌黎皆有詩北宋朱晦翁張南軒至衡岳尋訪不獲其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

謂退之詩爲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爲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刻在岫嶁峯又傳在衡山雲密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搨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自宋嘉定中何某模于嶽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其文承帝曰嗟至竄舞永奔實七十七字云二誤也此見楊用修錄中

九疑山乃南龍大幹行龍之地其峯有九參差互映

望而疑之故名九疑蓋山有九水四水陽流注于南海五水陰流注于洞庭五水者瀟湘舜源水池水砮水等也九峯謂朱明石城石樓娥皇女英舜源蕭韶桂林杞林大舜陵在其中太史公所謂舜崩蒼梧之野葬于零陵之九疑者是也今不知其處惟于蕭韶峯下立廟祭之秦皇漢武皆以道阻不得過江漢而望祭焉宋置陵戶禁樵採史宜章登舟卽古所稱瀧水兩崖咸石頗似巴江以其形似龍然故稱瀧然水小而險最善壞舟不數日而達廣之韶其勢甚速然僅可用舢艫力不能載十石不若蜀舟之大也韓文公入潮陽由此永近粵鄉村間稍雜以羹獠之俗男子衣裙曳地婦女裙褲反至膝止露胛跣足不避穢污著草履者其上也首則飾以高髻耳垂大環鑄錫成花滿頭插戴一路鋪透皂快輿夫馬卒之徒皆以嬾代男爲之致男女混雜戲劇官不能禁

長沙卑濕賈生賦鵬以死古今一詞余過其地見長沙雖濕非卑而濕也蓋猶在洞庭上流岳渚漢陽

尚在其下安言卑也惟諸郡土皆黑壤而長沙獨黃土其性粘密不滲故濕氣凝聚之深諠洛陽人故不宜也卑濕之地當以閩廣爲最漳泉葬者若全棺入地則爲水所宿番禺江一日兩潮汐至蒼梧其地下可知

辰州在五溪二酉之間蓋漢五溪蠻地亦曰武陵蠻謂武陵有五溪雄溪楠溪酉溪瀘溪辰溪俱在今盧溪縣轄馬伏波所征其稱上潦下濕視飛鳶跼跼墮水中思少游語卽此余行其地登水邊石洞數處咸云伏波避暑洞當時謠云鳥飛不度兮獸不能臨嗟哉武溪何毒靈也由辰溪八十里卽大酉云黃帝藏書處黔中他洞皆濕惟大酉獨乾潔遠望洞口石脊亦似橋山小酉在貴竹酉陽

鄖地介河南湖廣陝西四川四省山谷阨塞林箐蒙密旣多曠土又有草木可採掘而食自古爲逋流之地國初鄧愈勦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天順中歲飢民又徙入不能禁至成化元年亂乃生劉千斤挾石和尚僭號改元遣尚書白圭討平之

未幾餘孽李鬍子又亂再遣項忠忠乃招諭捕發
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人然後擊殺李鬍子
十二年流民復集都御史李賓恐逐之生亂請因
而撫定之使占籍以實襄鄧戶口乃命副都原傑
往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戶遣歸者一萬六千餘
願留者籍之改鄖縣爲郡治以開府至今乃安高
岱謂項忠之盪定乃一時之功原傑之經略則百
世之利

黎平府立于湖廣五開衛之中原爲犬牙相制之意

雖其壤接平溪然爨箐難行其路復出楚中旣過
沅州則皆楚地復經黔陽會同靖州銅鼓四五百
里方至過他省而抵已郡毋論寫遠如事體何又
青衿子弟由楚督學選就試方入貴試院舊時貴
院于黎平士子有暗記如兩都監生例及乙酉遣
京官主考硃卷無識遂至一榜中黎平十人已占
貴三之一貴士遂闕然不欲黎士就貴試此于爨
情士習官體文移均屬未妥各出百里對黎國
施州係靖永順正當海內山川正宇之中反爲槃瓠

種類盤踞施州東抵巴東五百里西抵酉陽九百里南抵安定碕北抵石柱司各七百里依稀閩浙全省地而永順東南西北咸徑六百里保靖東西亦五百里南北半之其俗男不裹頭女衣花布親喪打葬就日而埋疾病則擊銅鼓沙鑼以祀鬼神居常則漁獵腥膻刀耕火種爲食不識文字刻木爲契短裙椎髻常帶刀弩爲威其人雜彝獠不可施以漢法故歷代止羈縻之本朝籠以衛所土司有事調之則從征逮之則不至南去爲辰州又南爲柳慶族皆其種俗亦近之秦漢所稱黔中之地然辰以南屢經征伐其人遂分彝漢彝者統以土司漢者治以有司不若施永之一槩羈縻也然雖漢人漢法之處其城市者衣服言語皆華人而山谷間亦頗雜以猺俗不盡純也

楚中與川中均有採木之役實非楚蜀產也皆產于貴竹深山大壠中耳貴竹乏有司開採故其役尙委楚蜀兩省木非難而採難伐非難而出難木值百金採之亦費百金值千金採之亦費千金上下

山坂大澗深坑根株既長轉動不易遇坑坎處必
假他木抓搭鷹架使與山平然後可出一木下山
常損數命直至水濱方了山中之事而採取之官
風飡露宿日夕山中或止一歲半年及其水行大
木有神浮沉遲速多有影響非尋常所可測

天生栴木似耑供殿庭楹棟之用凡木多困輪盤屈
枝葉扶疎非杉栴不能樹樹皆直雖美杉亦皆下
豐上銳頂踵殊科惟栴木十數丈餘既高且直又
其木下不生枝止到木顛方散榦布葉如撐傘然

根大二丈則頂亦二丈之亞上下相齊不甚大小
故生時軀貌雖惡最中大厦尺度之用非殿庭真
不足以盡其材也大者既備官家之採其小者土
商用以開板造船載負至吳中則折船板吳中折
取以爲他物料力堅理膩質輕性爽不澀斧斤最
宜磨琢故近日吳中器具皆用之此名香楠又一
種名鬪栴楠亦名豆瓣楠剖削而水磨之片片花
紋美者如畫其香特甚蕤之亦沉速之次又一種
名癭木遍地皆花如織錦然多圓紋濃淡可挹香

又過之此皆聚于辰州或云此一楠也樹高根深入地丈餘其老根旋花則爲癭木其入地一節則爲豆瓣楠其在地上者則爲香楠

楚本澤國最稱多魚淮揚吳越之地未嘗非水鄉然未若長沙武陵之間魚可以澤量者亦地產異也大江上下則美鱗鯉然此魚雖佳而最醜惡如身長五尺則鼻亦四尺餘惟鼻長故口在鼻下如在腰間魚蝦遇輒避苦不得食每仰游開口接而食之今所造鮓硬骨而適口者卽鼻肉也而鼻善痛

稍觸之則徹骨不禁而魚鼻長又善觸故游必鼻向上尾向下又不敢近岸畏崖石取者探其情極易得之此種爲江魚可網不可畜其鬻種于吳越間者爲鱧魚最易長然不種子或云楚人來鬻者先以油餅餌之令不誕也細者如針千餘頭共一甌盛之在彼無不活者吳越人接手中卽以漸死若隨接隨入池中又無不活者入池當夾草魚養之草魚食草鱧則食草魚之矢鱧食矢而近其尾則草魚畏癢而游草游鱧又隨覓之凡魚遊則尾

動定則否故鯁草兩相逐而易肥計然為十洲三
島為此故草魚亦食馬矢若池邊有馬廐則不必
飼草以上湖廣中又無不畜者人必當夾草魚養

廣東南越地秦已為南海郡後龍川令趙佗格命自
王漢武始征之其當時兵以四道入衛尉路博德
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滙水以今觀之意滙水也
滙在英德縣東南四十里一名洗水又名滙浦源
出永州界過陽山下三水與滙合主勺都尉楊僕
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橫浦在今南安此則

過大庾嶺由曲江下瀆水入越者也故歸義越侯
二人為戈船下屬將軍出零陵下灘水抵蒼梧即
今廣右府江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
牂牁江咸會番禺即今廣右左江從蜀盤江過貴
竹跌水此皆灘險不可舟至田州泗城方可進舟
先與府江會于蒼梧東行至三水亦與滙合其云
咸會番禺者總之之詞也齊五嶺之險四嶺之
廣中稱嶺外者五嶺之外也五嶺釋不同裴氏廣州
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德明南康記云

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也在大庾騎田
黃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龐之嶠五嶺之
第三嶺也在九真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在
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在始安據此則
九真與揭陽稍殊餘四嶺同乃淮南子又曰始皇
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
十萬爲五軍一軍塞罽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
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
之水罽城在武林西南接鬱林九疑在零陵番禺

在南海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又不同若云五嶺
地方當如廣州南康二記蓋其所言乃南龍大幹
橫過空缺處皆當守寨也淮南云云豈秦玉所成
者五嶺其名也而當時調度又不拘拘于此五處
耶其實南嶺其嶠爲水嶠故曰五嶺

廣南所產多珍奇之物如珍則明珠玳瑁珠落蚌胎
以圓淨爲貴以重一錢爲寶玳瑁龜形截殼爲片
貴白勝黑斑多者非奇出近海郡石則端石英石
端溪硯貴色紫潤而眼光明下崑爲上子石爲奇

英德石色黑綠其峯巒窩竇摺紋扣之有金玉聲
以爲窓几之玩香則沉速出黎母山以密久近爲
差花則茉莉素馨此海外香種不耐寒具陸賈南
中花木記菓則蕉荔椰密蕉綠葉丹實其木攢絲
食其實而抽其絲爲布荔枝園五月纍纍然色如
赤彈肉如團玉或云閩荔甘廣荔酸椰子樹似檳
榔葉如鳳尾實如切肪琢其皮可爲瓢杓椀捲波
羅蜜大如斗剖之若蜜其香滿室此產瓊海者佳
木則有鐵力花梨紫檀烏木鐵力力堅質重于白
年不壞花梨亞之赤而有紋紫檀力脆而色光潤
紋理若犀樹身僅拱把紫檀無香而白檀香此三
物多出蒼梧鬱林山中粵西人不知用而東人採
之烏木質脆而光理堪小器具出瓊海鳥則有翡
翠孔雀鸚鵡鷓鴣鷓鴣潮雞鳩翡翠以羽爲婦人
飾孔雀食蛇毛膽俱毒最自愛其尾臨河照影目
眩投水中鸚鵡紅嘴綠衣不滅川陝有純白者勝
之鷓鴣滿山亂啼聲聲行不得哥哥行旅聞之真
堪淚下鷓鴣似山雞以家雞鬪之則可擒其羽光

衫漢以飾侍中冠潮雞似雞而小頸短能候潮而
鳴鳩羽些須可殺人止大腹皮樹入藥刮去其糞
獸則有潛牛爆牛熊潛牛魚形生高肇江中能上
岸與牛鬪角軟則入水濕之堅則復出爆牛出海
康項有骨大如覆斗日行三百里熊有似牛似人
膽明如鏡亦有蚺蛇膽用與熊異熊治熱毒蚺治
杖毒魚之奇而大者有鯨鰐鋸鰩鯨魚吹浪成風
兩頭角可數百斛頂上一孔大于甕鰐魚如鮫鯉
四足長數丈登涯捕人畜食之鰩魚大盈丈腹有
洞貯水以養其子左右兩洞容四子子朝出暮入
宿出從口入從臍鋸魚長二丈則口長當十之三
左右齒如鐵鋸生于潮惠爲多其他紅螺白蜆龜
腳馬甲蠟蠟等名品甚多不可枚計若夫犀象椒
蘇岐南火浣天鵝片腦之類雖聚于廣皆西洋諸
國番舶度海外而來者也

俗好以萋葉嚼檳榔蓋無地無時亦無尊長亦無賓
客亦無官府在前皆任意食之有問則口含而對
不吐不咽竟不知其解也或以炎瘴之鄉無此則

飲食不化然余携病軀入粵入滇前後四載口未
能食錙銖亦生還亡恙也大都瘴鄉惟戒食肉絕
房幃卽不食檳榔無害渠土人食者慣耳滇人所
食檳榔又與廣異廣似雞心如菓肉滇如羌核似
菓殼滇止染灰亦不夾萋葉萋一名茆苗卽蜀人
所造茆醬者也蔓生葉大而厚實似桑椹其苗爲
扶留藤人食之唇如抹朱楊萬里云人人藤葉嚼
檳榔戶戶茅簷覆土牀

廣中地土低薄炎熱上蒸此乃陽氣盡泄故瓜茄咸

經霜不凋留之閱歲從原榦又開花結子不必再
種也結之三兩歲氣盡方枯又得氣早余以五月
過端州其地食茄已可兩月矣

南中多榕樹樹最大者長可十丈蔭數畝根出地上
亦丈餘臬司分道中一樹根下空洞處可列三桌
同僚嘗釀飲其中余叅藩廣右嘗過榕樹門下樹
附城而生剝其根空處爲城門也
香山畧乃諸番旅泊之處海岸去邑二百里陸行而
至瓜哇渤泥暹羅真臘三佛齊諸國俱有之其初

止舟居以貨久不脫稍有一二登陸而拓架者諸番遂漸效之今則高居大厦不減城市聚落萬頭雖其貿易無他心然設有草澤之雄睥睨其間非我族類未必非海上百年之隱憂也番舶度海其製極大大者橫五丈高稱之長二十餘丈內爲三層極下鎮以石次居貨次居人上以備敵占風每一舶至報海道檄府倅驗之先截其桅與柁而後入畧若入番江則舟尾可擱城堦上而舟中人俯視城中又番舶有一等人名崑崙奴者俗稱黑鬼滿身如漆止餘兩眼白耳其人止認其所衣食之主人卽主人之親友皆不認也其生死惟主人所命主人或令自刎其首彼卽刎不思當刎與不當刎也其性帶刀好殺主人出令其守門卽水火至死不去他人稍動其肩鎬則殺之毋論盜也又能善沒以繩繫腰入水取物買之一頭值五六十金潮州在唐時風氣未開去長安八千里故韓文公以爲瘴厲之地今之潮非昔矣閩閩殷富士女繁華裘馬管絃不減上國然開雲驅鱷潮陽之名猶在

故今猶得借此以處遷客蓋今起萬曆丙戌十載
內無邑無之如孫比部如法尉潮陽楊給諫文煥
尉海陽陳祠部泰來尉饒平林都諫材尉程鄉高
大行攀龍尉揭陽周尚寶弘禴尉澄海劉都諫弘
寶尉惠來沈文選昌期尉大浦周御史玄暉尉平
遠皆同時遷客也止普寧一邑無人耳潮國初止
領縣四海陽潮陽揭陽程鄉今增設澄海饒平平
遠大埔惠來普寧六邑此他郡所無

潮州爲閩越地自秦始皇屬南海郡遂隸廣至今以
形勝風俗所宜則隸閩者爲是南幹自九疑來過
大庾嶺至龍南安遠其夾汀與贛夾建寧與建昌
界度分草而趨草坪者正幹也至龍南不過安遠
卽南行接長樂興寧趨海豐入海者分南行一支
也其南支似隔閩于東廣于西故惠州諸邑皆立
于南支萬山之中其水西流入廣城以出則惠真
廣郡也潮在南支之外又水自入海不流廣且旣
在廣界山之外而與汀漳平壤相接又無山川之
限其俗之繁華旣與漳同而其語言又與漳泉二

郡通蓋惠作廣音而潮作閩音故曰潮隸閩爲是
羅浮山在惠州博羅縣西北三十里昔傳有山自海
上浮來與羅山合而爲一故稱羅浮道書十大洞
天之一也志稱山高三千六百丈周三百餘里蟠
三十二峯巒岫旣秀洞壑復幽峯曰飛雲曰玉鵝
曰麻姑洞曰石曰水簾曰朱明日黃龍曰朱陵
曰黃猿曰蝴蝶其選也大小二石樓登之可望滄
海樓前一石門方廣可容几席二山相接處有石
磴狀如橋梁名曰鐵橋橋端兩石柱人跡罕到

端溪在肇慶江南與羚羊峽對峙山峻壁立下際潮
水向以上中下崑分優劣故硯譜曰石以下崑爲
上中崑上崑龍崑半崑次之蚌坑下志云崑石爲
上西坑次之後磨爲下今有新舊坑之分舊坑石
色青黑溫潤如玉上生石眼有青綠五六暈而中
心微黃黃中有黑睛一形似鸚鵡之眼故以名眼
多者數十如星斗排連或有白點如粟貯水方見
隱隱扣之與墨磨俱無聲爲下崑之石今則絕無
有上岩中岩之石紫者亦如猪肝總有一眼暈少

形大扣之磨之俱有聲卽今之端石是也眼分三種活眼者暈多光瑩淚眼者光昏滯而暈朦朧死眼者雖具眼形內外俱焦黃無暈歐譜唐公曰眼乃石之精如木之節不知者以爲病然古有貢硯無眼者似又不貴眼也又硯錄云眼生于墨池外曰高眼生于池曰低眼高爲貴不知此特匠手之巧耳又有上焉者名子石生大石中唐錄云山有自然員石剖其璞焉謂之子石此最發墨難得歐蘇極重之蚌坑石亦深紫眼黃白微青不正無瞳而翳堅潤不發墨與半岩石相類

南中造屋兩山墻嘗高起梁棟上五尺餘如城堞然其內近墻處不蓋瓦惟以磚甃成路亦如梯狀余問其故云近海多盜此夜登之以瞭望守禦也

雷州以雷名或曰以在雷水之陽雷水在擎雷山下源出海康縣銅鼓村南流七十里東入于海其初因雷震而得源者也或又以謂地瀕南海雷聲近在簷宇之間及讀雷公廟記則云陳天建初州民陳氏者因獵獲一卵如囊携歸家忽霹靂震之而

生一子有文在手曰雷俗爲雷種後名文玉爲本
州刺史有善政歿而以靈顯鄉人廟祀之後觀國
史補又云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
彘人取而食之夫雷霆天之威也雷可食乎以此
爲雷是妄之妄也想炎海陽氣所伏藏變爲蠕動
之物此造化所不可曉者爾

廉州中國窮處其俗有四民一曰客戶居城郭解漢
音業商賈二曰東人雜處鄉村解閩語業耕種三
曰俚人深居遠村不解漢語惟畊墾爲活四曰蛋
戶舟居穴處僅同水族亦解漢音以採海爲生郡
少耕稼所資珠璣以亥日聚市黎蛋壯稚以荷葉
包飯而往謂之趁墟

珠池在合浦東南百里海中有平江青嬰等三數池
皆大蚌所生也海水雖茫茫無際而魚蝦蛤蚌其
產各有所宜抑水土使然故珍珠舍合浦不生他
處其生猶兔之育惟視中秋之月月明則下種多
昏暗則少海中每遇萬里無雲老蚌晒珠之夕海
天半壁閃如薙霞咸珠光所照也舊時蛋人採珠

之法每以長繩繫腰携竹籃入水拾蚌置籃內則振繩令舟人汲上之不幸遇惡魚一線之血浮水上則已葬魚腹矣蚌極老大者張兩翅亦能接人而壞之後多用網以取則利多害少珠池之盜鳴鑼擊鼓數百十人荷戈以逞有司不敢近然彼以劫掠無賴爲生白手挈蛋人而竊之多少所不論皆其利也若官司開採則得不償失萬金之珠非萬金之費無以致之世宗朝嘗試採之當時藩司所用與內庫所入其數具存可鏡矣盜珠者雖名曰禁實陰與之與封礦同不則此輩行掠海上無寧居然亦非有司之法所能扞也

瓊州南海中一大島中峙高山周圍乃平壤南爨之性好險阻而不樂平曠故黎人據險先居之在平壤者乃能通中國聲教則後至而附聚焉者也黎人其先無世代一日雷攝一蛇卵墮山中生一女歲久有交趾者因與爲婚生子孫此黎人之祖故蠻過海採香者因與爲婚生子孫此黎人之祖故山名黎母山以有五峯亦名五指山山極高大屹立瓊崖儋萬之間爲四州之望每晝雲霧收斂則

一峯聳翠挿天昏時蔽不見舊傳婺女星曾降此山亦名黎婺山諸黎環居其去省地遠不供賦役者號生黎畊作省地者號熟黎黎人之外始是州縣四州各占島之一隅北風揚帆徐開一日而渡瓊地本東西長南北縮志稱東至海岸五百里西至海岸四百里不及千里而遙其至海南崖州乃云一千四百里者中隔黎山由弓背上行也周圍二千餘里沉速諸香皆出其內沉乃千年枯木土蜂穴之釀蜜其中不知年代浸透木身故重者見水而沉不甚沉者未遍也今燕之皆蜜蜜盡而烟銷浸而未透者速也得氣而未浸者牙也

蘇子瞻謫海外其自稱爲醉人所推罵自喜不爲人認識雖未必盡然然其言自是胸中脫洒虛舟飄瓦不爲籛行忤物之致其量移謝表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飢寒并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讀之令人悚然

銅柱在欽州分茅嶺之下漢馬伏波立以界欽州安南者或曰柱乃在安南境中援當時誓云銅柱折

交人滅今交人過其下每以石培之遂成丘陵懼
其折也又有古銅鼓蠻人重之今廉欽村落土中
嘗有掘得者亦云伏波所餘 以上廣東

廣志繹卷之五

赤城王太初先生著

林百朋象鼎

北平

較

秀州曹秋岳先生定

楊體元香山

西南諸省

蜀粵入中國在秦漢間而滇貴之郡縣則自明始
也相去雖數千年然皆西南一天為彝漢錯居之
地未盡耀於光明故以次於江南
蜀有五大水入嘉陵江從漢中自北入岷江從松潘
自西北入大渡河從西番自西入馬瑚江出雲南

自西南入涪江出貴州自南入總會于瞿塘三峽
向東而出以七百里一線之路當貴滇番漢之流
故江水發時一夜遂高二三十丈至灩澦如馬此海
內水口之奇也江行在兩崖間天造地設如鑿成
石峴其狹處謂非亭午不見日月影亦然霜降水涸
僅如溪流自四月至九月石險水深行人不敢渡
爲其湍急舟一觸石則如齏粉蜀舟甚輕薄不輕
又難于旋轉諺云紙船鐵船工蜀江篙師其點篙
之妙真百步穿楊不足以喻舟船順流其速如飛
將近崖石處若篙點去稍失尺寸則遲速之頃轉
手爲難舟遂立碎故百人之命懸於一人上者猶
可牽船筏纜名曰火仗長者至百丈人立船頭望
山上牽纜人不見止以鑼聲相呼應而已猶幸寡
崖無樹木勾脊上者但畏行遲不懼觸石所謂三
朝三暮黃牛如故也若火仗一斷則倒流碎石與
下無異夏水下川則雖一日江陵真以身爲孤注
也巫山神女廟宋時范成大謂有神鴉送客余乃
未見灩澦實一石遠望之乃似碎石合成者土人

謂其下有三足如鷄足也某年大旱得見之
蜀錦蜀扇蜀杉古今以爲奇產錦一縑五十金厚數
分織作工緻然不可以衣服僅充茵褥之用只王
宮可非民間所宜也故其製雖存止蜀府中而閩
閩不傳扇則爲 朝廷官府取用多近皆濫惡不
堪板出建昌其花紋多者名擡山謂可擡而過山
也此分兩稍輕尺寸較薄然人以其多紋反愛之
有名雙連者老節無文似今土杉然厚濶更優多
千百年古木此非放水不可出而水路反出雲南

卽今麗江亦卽瀘水亦卽金沙江道東川烏蒙而
下馬湖其水磯洑礁匯奔駛如飛兩岸青山夾行
旁無村落其下有所謂萬人嵌者舟過之輒碎溺
商人携板過此則刻姓號木上放于下流取之若
陷入嵌則不得出矣嵌中材旣滿或十數年爲大
水所衝激則盡起下流者競取之以爲橫財不入
嵌者亦多爲夾岸彝賊所勾留仍放姓號于下流
邀財帛入取之深山大林千百年斫伐不盡商販
入者每任十數星霜雖僻遠萬里然蘇杭新織種

種文綺吳中貴介未披而彼處先得妖童變姬比
外更勝山珍海錯咸獲先嘗則錢神所聚無脛而
致窮荒成市沙磧如春大商緣以忘年小販因之
度日至于建人補板其技精絕隨理接縫瞪目爪
之莫辨形踪然余嘗分守右江聞融懷以北彝人
有掘地得板厚止寸餘堅重如鐵勝建昌十倍者
一片易數金數十家共得之云是孔明征羌歸途
過此伐山通道入土年深者余欲覓一蛻乘恐差
役緣此爲奸以挾彝人乃寢

川中郡邑如東川芒部烏撒烏蒙四土府亡論卽重
慶夔府順慶保寧叙州馬湖諸府嘉眉涪瀘諸州
皆立在山椒水濱地無夷曠城皆傾跌民居市店
半在水上惟成都三十餘州縣一片真土號稱沃
野旣坐平壤又占水利蓋岷峨發脉山纔離祖滿
眼石壠抱此土塊于中寔天作之故稱天府之國

云云

四川官民之役惟用兵採木最爲累人西北西南州
縣多用兵東南多採木惟川北保順二郡兩役不

及頗號樂土卽協濟不無然身不俱往縱罹殘憊亦免死亡

楊用修謂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別鄉李太白寓江陵山東池州廬山而終于采石老蘇欲卜居嵩山東坡欲買田陽羨魏野之居陝州蘇易簡之居吳門陳堯佐之居嵩縣陳去非之居葉縣毋廷瑞之居大冶虞允文之居臨川牟子才之居雪川楊孟載之居姑蘇袁可潛之居笠澤豈以其險遠厭跋涉耶

大禹生于石泉縣石紐村卽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華陽國志稱彝人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過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之三年爲人所得則共原之云禹靈已祐之唐李白亦書禹穴二字于石楊用修遂以太史公所上之禹穴卽此也非會稽蓋穿鑿之過

李太白稱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不知者以爲棧道非也乃歸巴陸路正當峽江岸上峻坂礧崑行者手足如重累黃山谷謫涪云命輕人鮓甕頭船行

近鬼門關外天人鮓甕在秭歸城外盤渦轉轂十
船九溺鬼門關正在蜀道今人惡其名以其地近
瞿塘改瞿門關亦美此地名爲楚轄也蜀不修蜀
請楚修楚謂雖楚地楚人不行蜀行之楚亦不修
萬曆戊子徐中丞元素撫蜀邵中丞陞撫楚徐餉
工費八百金于楚以請邵修之而還其金至今道
路寬爨不病傾跌惟是歸巴郡邑僻小殘憊不足
供過客之屐履携家行者苦于日不完一站則露
宿少停車之所又荒寂無人烟聚落故行者仍難
之

蜀中俗尚締幼婚娶長婦男子十二三卽娶徽俗亦
然然徽人事商賈畢娶則可有事于四方川俗則
不知其解萬曆十年間關中張中丞士佩開府其
地每五里則立一穹碑嚴禁之每朔望闔邑報院
邑中婚娶若干家某家男女若干歲犯禁者重罪
之然俗染漬已久不能遽變也

白下石頭城僅西北里餘若金城石廓天設之險無
如重慶者嘉巴兩水隔石脉不合處僅一線如瓜

蒂甚奇此龍脉盡處止可固守爲郡邑非霸業之資也故明氏據以爲都不能自存不如成都沃野千里真天府國也然僻處西南棧道巴江隔限上國畢竟非通都大衢止可偏霸一隅非王業之資也故蜀漢以來至于孟氏咸不能出定區宇

離堆山在灌口乃秦蜀守李冰鑿之以導江者也記稱鯨靈治水杜宇讓王其世紀不可攷若只以川中一省則冰之績亦千萬世永賴之不減神禹也今新都諸處飛渠走澮無尺土無水至者民不知有荒旱故稱沃野千里又江流清冽可愛人家橋梁扉戶俱在水上而松陰竹影又抱遶于漣漪之間晴雨景色無不可入

內江富順雖分轄兩府然壤接境連寔繫片地故聲名文物等埒不相上下猶餘姚慈谿之在浙東也諸葛孔明八陣圖余見在川中者兩處新都牟彌鎮陸陣圖也夔府魚復浦水陣圖也牟彌鎮石堆云一百二十八藁乃石卵疊成土人云嘗爲人取去其堆不減種藝者犁平之後藁亦然此神其說不

可知然遺踪至今千餘年不可謂無神鬼呵護者
余亦取一石置輿中魚復浦則僅存八磧一短壠
云六十四菴者皆妄也此登城望之昭然爲泥淖
不可抵其下然瞿塘象馬江水如雷沸而此八磧
常存則無論無六十四菴亦至怪矣
夔州之麩和以雲陽之鹽能使乘濕置書篋中而經
歲自乾不壞余戊子秋過夔庚寅春居廣右尚食
夔麩也

荔枝生于極熱之地閩廣外惟川出焉唐詩一騎紅
塵妃子笑乃涪州荔園所貢也故飛騎由子午谷
七日而達長安荔子尚鮮今涪園一株存以獻新
擾民近爲一司李攝篆始斷其命根而絕之此雖
美意然千年古木一旦無端毀折之良可惜也余
意若唐物卽存至今未必花菓或者其遺種所嗣
續如孔林之檜耳

孔明五月渡瀘雖非瀘州亦卽此瀘水上流千餘里
在今會川地名金沙江又名黑水其水色黑故以
瀘名之當時渡瀘卽從雲南北勝姚安入北勝古

浪蕩地姚安古弄棟地今北勝去會川有捷徑止
可人馬單行數日而至不能通大軍也沈黎古志
謂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
蠻自兩林南瑟瑟部三程至雋州十程至瀘水瀘
水四程至弄棟卽姚州也兩林今之邛部長官司
川北保寧順慶二府不論鄉村城市咸石板甃地當
時墊石之初人力何以至此天下道路之飭無踰
此者

烏思藏所重在僧官亦僧爲之其貢道自川入俗稱
喇麻僧動輒數百爲羣聯絡道途騷擾驛遞頗爲

西土之累

棧道雖稱川今實在陝三峽雖稱川今實在楚今之
棧道非昔也聯輿竝馬足當通衢蓋漢中之地舊
隸蜀故

漢夜郎縣屬牂牁郡唐屬珍州牂牁郡本且蘭國在
今播州界珍州今改爲眞州長官司在播州宣慰
司東北二百里眞州長官司南六十里有懷白堂
音人建以懷李白桐梓驛西二十里有夜郎城其

古碑字已磨滅白碑新刻西二十里
松潘有鐵索橋河水險惡不可用舟又不能成梁乃
以鐵索引之鋪板于上人行板上遇風則擺蕩不
任膽怯者坐而待其定方敢過余在滇中見漾濞
江怒江亦有此橋皆云諸葛孔明所造也楊用修
丹鉛總錄引西域傳有度索尋橦之國後漢書跋
涉懸度注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唐獨孤及
招北客辭竿復引一索其名爲竿人懸半空度彼
絕壑今蜀松茂地皆有此施植兩柱于河兩岸以
繩絙其中繩上一木筒所謂橦也欲度者則以繩
縛人於橦上人自以手緣索而進行達彼岸復有
人解之所謂尋橦也用修川人意見此制余所見
特索橋耳

王全斌伐蜀下之進圖欲併取滇雲宋太祖持玉斧
畫大渡河爲界曰此外非吾有也以故滇雲全省
棄于段氏三百年間士大夫宦遊之跡不至

以上四川

廣西水自雲貴交流而來皆合于蒼梧左江正派始
于盤江北盤江出烏撒遠貴普安之東南盤江出

霑益六涼激江通海而皆會于阿迷遠貴羅雄之

南兩江合而下泗城田州至南寧合江鎮又與麗

江合麗江出交趾廣源州經太平思明府而下橫州至潯州南門為

鬱江即古牂牁江漢武帝使歸義侯發蜀罪人下

牂牁江會于番禺即此右江正派始于柳江源出

都勻府下獨山經慶遠至柳城與大融江合大融江出

靖州經懷遠過柳州至江口與洛洛江合洛洛江出義寧經洛洛

下象州與都泥江合都泥江出貴州程番府經南丹來賓始濁乃入

大藤峽出峽抵潯州北門為黔江亦名潯水黔鬱

二江合于潯東門而下蒼梧與府江合乃出封川

過廣東入海府江者灘江也灘水源興安之海陽

山一水相離北入楚為湘江南入桂為灘江灘江

南下秦始皇命史祿鑿為靈渠取桂林象郡後唐

李渤築斗門其間經廣右省城亦名桂江下平樂

而至梧由肇慶廣州二郡而後出海幾八百里海

潮乃一日兩至蒼梧雖山多而拔地無陂陀故也

廣右山正北自黔中生桂林西北自貴竹生柳慶南

潯正西自廣南生太平諸土州俱本省止惟黔中

廣志卷之五
一支從武岡出湘灘二水間起海陽山爲南龍正
脉迤透東行作九疑九嶷北四水流楚南四水流
廣再東則大庾是也其西南自交趾而入者則爲
思明鬱林廉雷高肇而止于石門

自靈川至平樂皆石山拔地而起中乃玲瓏透露宛
轉游行如栖霞一洞余秉炬行五里餘人物飛走
種種肖形鍾乳上懸下滴終古累綴或成數丈真
天下之奇觀也廣右山多蛇虺獨不藏匿洞中極
其清潔若舟行陽朔江口回首流盼恐所稱瀛海
蓬萊三島不佳于是

土官爭界爭襲無日不尋干戈邊人無故死于鋒鏑
者何可以數計也春秋戰國時事當是如此若非
郡縣之設天下皆此光景耳當知秦始皇有萬世
之功

雲貴土官各隨流官行禮稟受法令獨左右江土府
州縣不謁上司惟以官文往來其鴛鴦難治其土
自有罪徑自行殺戮時有以官祖母官母護印者
其族類文移亦稱官弟官男

右江土兵喜于見調調土兵人給行糧俱爲土官所得兵自齎糧以往且獻名倍役者之數以規糧給卽歲額戍守之兵亦殘衰不堪用然國家立法初意第欲使之分其民以爲我役姑以戍守爲名耳左江兵弱更不堪調

土州民旣納國稅又加納本州賦稅旣起兵調戍廣西又本州時與鄰封戰爭殺僇又土官有慶賀有罪贖皆攤土民賠之稍不如意卽殺而沒其家又刑罰不以理法但如意而行故土民之苦視流民百倍多有逃出流官州縣爲兵者

右江土州縣據險法嚴土民無如其官何而官抗國法左江土州縣官畏國法然勢弱往往爲土民逐驅弒逆而官又無如民何此兩江土官之大校也奉詠衛設于貴縣馴象設于橫州南丹設于賓州皆在左右兩江之中要使控制蠻獠聲息撻接五屯以備藤峽昭平以續江道建置俱不爲無意

三江蠻戶其初多廣東人產業牲畜皆在舟中卽子孫長而分家不過爲造一舟耳婚姻亦以蠻嫁蠻

州縣埠頭乃其籍貫也是所謂浮家泛宅者吳船亦然然多有家在岸

廣右山俱無人管轄臨江山官府召商伐之村內山商旅募人伐之皆任其自取至于平原曠野一望數十里不種顆粒種人所種止山衡水田十之一二耳又多不知種麥粟地之遺利可惜也

地產蝮蛇性善淫土人縛草爲芻靈粉飾之蛇見則抱而戲人徑裂胸而取其膽蛇對面不知也若擊而取之擊頭則膽隨頭擊尾則膽隨尾久而死膽亦化矣徒遺水膽不足用也取蛇而籠之如路遇婦人籠內頓跌幾欲絕孔雀鷓鴣白鵬翠鳥多出東西粵但養之不甚馴亦不能久存

古田旣征議善後者以廣右鹽利歸之官藩司每年出銀五萬兩命一府佐領主廣買而易之計利出入幾二萬故邇來兵餉稍足

廣東用廣西之木廣西用廣東之鹽廣東民間資廣西之米穀東下廣西兵餉則借助于廣東廣東人天性巧善工商故地稱繁麗廣西坐食而已

履頭筭而耳瑱則全
廣右山川之奇以賞鑿家則海上三神山不過若以

堪輿家則亂山離立氣脉不結府江兩岸石阜如
鎗如旗如鼓如鞍如兜鍪如壘甲如蘭錡無非兵
象宜猺獞之占居而世爲用兵之地也江南雖多
山然遇作省會處咸開大洋駐立人烟凝聚氣脉
各有澤藪停畜諸水不徑射流卽如川中山纔離
祖水尚源頭然猶開成都千里之沃野水雖無瀦
然全省羣流總歸三峽一線故爲西南大省獨貴
州廣西山牽羣引隊向東而行竝無開洋亦無閉
水龍行不住郡邑皆立在山椒水濱止是南龍過
路之場尚無駐蹕之地故數千年閩汝雖與吳越
閩廣同時入中國不能同耀光明也

廣右石山分氣地脉踈理土薄水淺陽氣盡洩頃時
晴雨疊更裘扇兩用兼之嵐烟岫霧中之者謂之
瘴瘴春有青草瘴夏有黃梅瘴秋有黃茅瘴秋後
稍可爾中之者不宜遽表宜固元氣節食寡慾戒

動七情稍服平胃正氣二散俗忘夜食食必用檳榔消之忌早起起即用杯酒實之孫直指刻嶺南衛生方可覽

府江兩岸六百里湍流悍激林木翳暗猺獞執戈戟竄伏鈎引商船劫奪鹽米甚至殺官傷吏屢勦不止只爲深林密箐彼得伏而下我不得尋而上也萬曆戊子韓少叅紹議召商伐去沿江林木開一官路令輿馬通行平樂抵昭潭二百里昭潭抵蒼梧界三百三十五里各冲會哨六百四十里自賀縣抵東安鄉又抵龐冲共二百三十六里總之鑿石五千二百五十二丈爲橋梁四百七十有五舖亭一百三十有三渡船十有三率用戍守士卒止用庫銀六千兩松林鼓鑼二峽尤稱險絕并力鑿之自此猺獞種田輸租不敢出劫舟船晝夜通行可謂耀闇汶于光明者矣

廣右一路可通貴州一路通雲南一路通交趾其通

貴州者乃由田州橫山驛八十里至客庄驛

平五

十里歸洛驛

平

一百二十里往泗城州虛驛

有小嶺

一百二十里路城驛嶺有一百二十里安隆長官司

嶇四十里打饒寨行可六十里北樓村五十里過橫

水江至板柏村俱嶇七十里板屯土驛路窄草木密六

十里洞洒村有二十里安籠所嶇六十里魯溝行可

至貴州孫直指欲通此使有事之日不單靠貴竹

一路甚善第貴竹大路乃當兵威大創之後其西

八站又奢香自開今太平無事時忽有此舉土官

疑其改土為流陽順而陰撓之故終無成且安隆

三日路亦自崎嶇不可開也

桂林石細潤玲瓏奇巧雖雕績不如勝于太湖數倍

一種名靈芝盆觚岸如荷翻狀其洿隙成九曲之

池大小隨趣以置淨室前種小花樹其上養金魚

數十頭亦奇賞也

桂林無地非山無山而不雁蕩無山非石無石而不

太湖無處非水無水而不嚴陵武彙百里之內獨

堯山積土成阜故名天子田獨七星山一片平蕪

故名省春崑平樂以上兩岸咸石壁林立則溪中

皆沙灘無石舟堪夜發平樂以下兩岸土山迤行

則江中皆石磯崑笋動輒壞舟李序齋聞余言笑
曰尚欠二句余曰何也李曰無縣非人無人而不
獠獠無人無婦無婦而不蓬跣衆乃大噱

靖江府御門而見藩臬坐受一拜以次而起雖祿千
石爵視郡王其尊貴乃在諸親藩之上宗室二千
人歲食藩司祿米五萬兩故藩貯不足供而靖宗
亦多不能自存者

廣右異於中州而柳慶思三府又獨異蓋通省如桂
平梧潯南寧等處皆民爨雜居如錯碁然民村則
民居民種獠村則獠居獠耕州邑鄉村所治猶半
民也右江三府則純乎爨僅城市所居者民耳環
城以外悉皆獠獠所居皆依山傍谷山衝有田可
種處則田之坦途大陸縱沃咸荒棄而不顧然獠
人雖以征撫附籍而不能自至官輸糧則寄託于
在邑之民獠借民爲業主民借獠爲佃丁若中州
詭寄者然每年止收其租以代輸之官以半餘入
於已故民無一畝自耕之田皆獠種也民旣不敢
居獠之村則自不敢耕獠之田卽或一二貴富豪

右有買種田者止買其券而令入租耳亦不知其田在何處也想其初改土爲流之時止造一城插數漢民于爨中則已是民如客戶爨如土著田非不經丈量亦皆以空牒塞責故幅幘雖廣而徵輸寡逋負多

懷遠荔波二縣皆土爨縣官不入境止僦居于鄰縣每年入催錢糧一次而已然復懷遠易荔波難荔波無一民皆六種爨雜居自思恩縣西去陸行數百里深則重溝高則危嶺夜則露宿晝無炊烟人多畏而不敢入懷遠舊縣去融縣止百里新縣雖深入二百里乃有民三村且縣前大榕江上通楚靖下達柳象舟行又便而懷治二堡哨兵二百領以千戶緩急可恃故比荔波易余業已擇于榕縣水口立懷遠城將江中所過板稅之歲得百金可備公費委之懷遠尉鄭良慤行之有緒矣而轉滇中故未竟事而行後聞龔憲副一清終其事

猺獞之俗祖宗有仇子孫至九世猶興殺伐但以強弱爲起滅謂之打冤欲怒甲而不正害甲也乃移

禍于乙而令乙來害甲謂之著事白晝掠人于道
執而囚之必索重賂而贖乃歸謂之墮禁兩村相
殺命斃不償斃者以頭計每頭賠百兩或幾十兩
以積數之多寡爲貴實無兩也而以件代之如豕
一爲一兩而一雞一布亦爲一兩也撫安獐老爲
其和畢則截刀爲誓始不報冤謂之賠頭諺云獐
殺獐不動朝獐殺獐不告狀

語云十年不勦則民無地二十年不勦則地無民又
云征蠻法全勦不如戡鬼明捕不如暗執土官干
戈無日不尋然止自相屠戮渠各自有巢穴在不
敢出向中州可以無慮惟有獐獐爲梗然亦禽獸
無雄舉遠志不過劫掠牲畜而已自韓襄毅之征
藤峽王文成之設九司嗣後大舉雖無小醜間作
至世廟末劫藩司殺黎大叅極矣邇乃征古田
征府江征懷征八寨召商伐木江河道始通前
者各獐獐往來江邊釣船截路殺人越貨卽郵筒
非集兵不行惟古田一舉大快積憤蓋諸獐據險
初不虞官兵之遂入也

獯獯之性幸其好戀險阻傍山而居倚冲而種長江
大路棄而與人故民爨得分土而居若其稍樂平
曠則廣右無民久矣

蠱毒廣右草有斷腸物有蛇蜘蛛蝻蜩蝻食而中
之絞痛吐逆面目青黃十指俱黑又有挑生蠱食
魚則腹生活魚食雞則腹生活雞驗蠱法吐于水
沉不浮與嚼豆不腥含礬不苦皆是治蠱飲白牛
水血立効王氏博濟方歸魂散必用方雄珠丸皆
可以上廣西

余善水刻漏李日山謂滇中夏日不甚長余以漏準
之果短二刻今以月食驗之良然萬曆二十年五
月十六望月食據欽天監行在乙亥夜月食八分
一十九抄月未入見食七分一十七抄月已入不
見食一分二抄初虧在寅一刻五更三點正東食
甚在卯初刻在晝復圓卯正三刻正西食甚月離
黃道箕宿七度八十八分二十七抄據此稱月食
不見一分乃卯初余在雲南救護月生光一半以
上不及三分尚見豈地高耶抑算者入晝總以不

見稱耶又已食八分天止將明未及晝也則信似日稍短耳

兩山夾丘壠行俗謂之川滇中長川有至百十餘里者純是行龍不甚盤結過平彝以西天地開朗不行暗黥中至漾濞以西又覺險峻峻層然雖險猶不闇也行東西大路上不熱不寒四時有花俱是春秋景象及岐路走南北土府州縣風光日色寒熱又與內地差殊土官多瘴余入景東過一地長五里他草不生徧地皆斷腸草與人馳過如飛似此之地安得不成瘴也斷腸草之葉爲火把花榦爲酒弔藤根名斷腸草滇人無大小裙袖中咸齎些須以備不測之用其俗之輕生如此

採礦事惟滇爲善滇中礦硎自國初開採至今以代賦稅之缺未嘗輟也滇中凡土皆生礦苗其未成硎者細民自挖掘之一日僅足衣食一日之用于法無禁其成硎者某處出礦苗其峒頭領之陳之官而准焉則視硎大小召義夫若干人義夫者卽採礦之人惟硎頭約束者也擇某日入採其先未

成硎則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費皆硎頭任之硎
大或用至千百金者及硎已成礦可煎驗矣有司
驗之每日義夫若干人入硎至暮盡出硎中礦爲
堆畫其中爲四聚瓜分之一聚爲官課則監官領
煎之以解藩司者也一聚爲公費則一切公私經
費硎頭領之以入簿支銷者也一聚爲硎頭自得
之一聚爲義夫平分之其煎也皆任其積聚而自
爲焉硎口列爐若干具爐戶則每爐輸五六金于
官以給劄而領煨之商賈則酷者屠者漁者採者
任其環居于礦外不知礦之可盜不知硎之當防
亦不知何者名爲礦徒是他省之礦所謂走兔在
野人競逐之滇中之礦所謂積兔在市過者不顧
也採礦若此以補民間無名之需荒政之備未嘗
不善

金沙江源吐蕃過麗江北勝武定烏撒東川入馬瑚
江出三峽滇池水過安寧入武定合之雲南舊有
議開此江以通舟楫使滇貨出川以下楚吳者余
初喜聞其議會黃直指復齋銳意開之已遣人入

廣志續 卷之五
閩取舟工柁師而黃卒余同年郭少叅朝石欲必
終其事余多方遺之繪爲圖乃知此江下武定境
皆巨石塞江奔流飛駛石大者縱橫數丈小者丈
餘間有平流可施舟楫處僅一二里絕流橫渡者
也若順流而下兩岸皆削壁水若懸注巨礁巉崑
承其下自非六丁神將安能鑿此過萬人嵌深潭
百丈杉板所陷舟無不碎溺者又皆彝人所居旁
無村落即使江可開舟亦難泊適爲彝人劫盜之
資也天下有譚之若美而實不然者類如此滇有
兩金沙江東江出東海卽此西江下緬甸過八百
媳婦入南海東江狹而險西江平而濶隔岸視牛
馬如羊然皆源自吐蕃中隔瀾滄與怒江二江地
尚千里而當時條陳開江有作一江論者謂恐通
緬人最可笑

滇雲地曠人稀非江右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然
爲土人之累亦非鮮也余讞囚閱一牘甲老而流
落乙同鄉壯年憐而收之與同行貨甲喜得所一
日乙遺土人丙富欲賺之與甲以雜貨入其家婦

女爭售之乙故爭端與丙競相推毆歸則致甲死而送其家嚇以二百金則焚之以滅跡不則訟之官土燹人性畏官傾家得百五十金遺之是夜報將焚矣一親知稍慧爲擊鼓而訟之得大辟視其籍撫人也及遺之其事同其騙同其籍貫同但發與未發結與未結或無幸而死或幸而脫亡慮數十家蓋客人訟土人如百足蟲不勝不休故借貸求息者常子大于母不則亦本息等無錙銖敢逋也獨余官瀾滄兩年稔知其弊于撫州客狀一詞不理

省會吉壤莫過于五雲山下當黔國封賞時 聖祖命以自擇城中善地造府第畫圖進呈黔國乃擇此地拓架大厦數層比進呈 聖祖覽圖以朱筆橫作一畫于某層院中云前面作雲南布政司以故黔國宅至今無大門惟作曲街開東向出其圖至今藏于沐氏

樂土以居住山川以游二者嘗不能兼惟大理得之大理點蒼山西峙高千丈抱百二十里如弛弓危

岫入雲段氏表以爲中岳山有一十九峯峯峯積
雪至五月不消而山麓茶花與桃李爛熳而開東
匯洱河于山下亦名葉榆絕流十里沿山麓而長
中有三島四洲九曲之勝春風掛帆西視點蒼如
蓬萊閬苑雪與花爭妍山與水競奇天下山川之
佳莫逾是者且點蒼十九峯中一峯一溪飛流下
洱河而河崖之上山麓之下一郡居民咸聚焉四
水入城中十五水流村落大理民無一壠半畝無
過水者古未荒旱人不識桔槔又四五月間一畝
之隔卽倏雨倏晴雨以插禾晴以刈麥名甸溪晴
雨其入城者人家門扁院落捍之卽爲塘甃之卽
爲井謂之樂土誰曰不然余游行海內遍矣惟醉
心于是欲作菟裘棄人間而居之乃世網所攫思
之令人氣塞

迤西土官惟麗江最黠其地山川險阻五穀不產惟
產金銀其金生于土每雨過則令所在犁之輸之
官天然成粒民間匿銖兩者死然千金之家亦有
餓死者郡在玉龍山下去鶴慶止五十里而遙然

其通中國只一路彼彝人自任往來華人則叩關而不許入一人入卽有一關吏隨之隨則必拉以見其守見則生死所不可知矣故中國無人敢入者且均一郡守職也而永寧蒙化等守咸君事之元旦生辰卽地隔流府者不敢不走謁其謁也抹額叩頭爲其扶輿而入命之冠帶則冠帶而拜跪命之歸則辭不命咸不敢自言其自尊不啻皇家坐堂則樂作而樂人與伺班官吏隸卒咸跪而執役不命之起則終日不起以爲常其父子不相見見則茶酒咸先嘗之祖父以來皆十年以外則相弒而其毒藥又甚惡勘其事者如大理鶴慶二太守咸毒殺之鶴慶縉紳亦往往中其毒鶴慶人亡論貴賤大小咸麗江腹心金多故也余備兵瀾滄正渠助千金餉于朝廷欲請勅加大叅銜奏下部行院道相視莫敢發余乃奮筆駁罷之遂毀勅書樓後陪巡鶴慶最爲戒心乃得生還倖也他如沅江廣南亦不逞然無甚于麗江者蓋五身于沅

丁苴白改盜山箐在臨安南安新化之間乃百年逋

寇辛卯夏因緬報調兵後緬退而兵無所用吳中
丞遂檄鄧叅戎子龍移師襲之彝盜止長于弓弩
不知火器鄧擊以大砲聲震山谷盜駭謂後山崩
巢穴當毀乃四散走遂悉蕩平之人謂吳好用兵
邀功然此舉良爲得策

永昌卽金齒衛金齒者土彝漆其齒也諸葛孔明征
孟獲破籐甲軍今其彝人漆籐纏身尚有籐甲之
遺余聞之同年保山令楊君文舉也其初只南征
一軍處于此地謂之諸葛遺民今則生齒極繁然
其地乃天地窮盡處而其人反紅顏白皙得山川
清麗之氣而言語服食悉與陪京同其匠作工巧
中土所無有良樂土也自有緬莽之亂調兵轉餉
閭閻始憊

琥珀寶石舊出猛廣井中今寶井爲緬所得滇人採
取爲難而入滇者必欲得之大爲永昌之累余在
滇中聞其前兩直指皆取琥珀爲茶盞動輒數十
永民疲于應命可恨也
各鹽井惟五井多盜其盜最黠而橫其穴前臨井後

倚深林大箐巨坂遙岑過此則爲吐番之地故緩
之則劫人急之則走番追兵見箐不敢深入最爲
害也路內卽箐賊嘗坐箐中射過客而顛越其貨
又其射皆毒弩技最精彘賊習射者于黑夜每三
十步插香一枝九十步插三香黑地指火影射之
一矢而三香俱倒方爲上技余已約鄧叅戎子龍
欲從永昌小捷徑抄番人後襲之以瀕行不果
莽酋王南海去永昌尚萬里行閱兩月與東北走京
師同但半月而至金沙江則緬與中國之界也其
初莽端體者亦緬甸六宣慰之一世宗朝爲猛廣
所殺倭隻騎不畱乃求救于中朝廷議不之許其
人遂發憤孤身走洞吳起兵不數年遂盡有南海
之地掃平諸彘復仇猛廣固亦蠻貊一英雄也今
莽應龍卽其子爾諸葛孔明南征至江頭城與今
莽都海岸僅隔十日之程若王靖遠所到則與此
尚遠爲其地遠莽人亦不能深入惟是岳鳳勾之
曾一至姚關餘則皆莽酋分布之部曲近金沙江
者過江盜殺諸土寨而劫掠之耳勢不得不出兵

應之而滇中兵每出則于蠻哈其地在蠻哈山下江之北岸最毒熱多蠅人右手以匕食則左手亂揮蠅稍緩則隨飯入喉中卽土人遇熱甚亦剪髮藏入水避之而緬之犯又每于夏熱之時內地兵一萬至其地者嘗熱死其半故調一兵得調者先與七八金安其家謂之買命錢盤費芻菽不與焉故調兵一千其邑費銀一萬而此土兵不甚諳于戰陳不調則流兵少不足以當數年間內地民緣此以糜爛窮極是調兵之難一難也永昌至蠻哈半月省城左右至永昌又半月山坡險峻運米一石費腳價八金僅一兵三月糧耳滇兵之調每以數萬計是轉餉之難二難也坐是藩臬以至士民無不畏用兵而大中丞與永兵備則云今日失一寨十年後亦追謂某撫某道手失也而兵不得不
用彼無職掌者可高議不用兵也如是則亦不得而盡外之但須以不用之心行不得已之事蓋永以外將帥偏裨無不樂用兵以漁獵其間者故緬至每每作虛報如辛卯夏余聞緬二千人渡江而

叅戎報二十萬也永以內總戎大將又喜一出兵則渠隨路浚削人以張皇其事是在大中丞主持之弗爲虛報所惑而遽調兵以鎮定行之則內地之福也卽今屯田三宣餉得策矣而兵之調歲歲騷動終非久長之畫以余之意必起自金沙江將三宣彝寨盡遷內地四方空千里不留一人則彼旣不得因糧于敵若轉餉而至其受累與我同緬彝盜劫之輩庶其阻江而止乎大寧神京擁護哈密屢世屬彝本朝業已棄之無非權其利害之重輕于雲南萬里外千里荒服之地何有不然滇人終無息肩之期矣

緬人于壬辰歲以貢物入余時在瀾滄犒之牙象一母象一番布古喇錦金段諸布帛皆與中國異一金甌嵌碎寶極工蓋先是張憲使文耀遣黎邦桂入緬探事黎說之而來據邦桂對余云莽酋應龍在五層高樓上柱皆金髹呼邦桂與席地坐謂渠未嘗侵中國乃其部下爲盜也渠亦是漢地乃諸葛孔明所到有碑立江頭城一金塔高數十丈照

耀天日衆酋所依歸其人只片布裹身無上衣下裳酋持齋念佛不用兵用時例以大緬莽一擊聲聞數十里如中國之烽燧者則千里外彝兵皆自裹糧而來不若中國轉餉之難也緬莽者卽以爲大銅鼓之號邦桂之言雖真僞不可知然其物已千金之外非虛也當事者必駁之謂邦桂私物誤矣如此等事使爲之處置得宜令其鈐束部曲受其封貢西南可以遺數歲之安旣不能以大膽肩之畢竟此物亦爲之含糊泯滅彝酋安得不忿然以逞及其羽書一至然後周章兵餉徒疲內地之民是當事者之謀國不良而自取破敗也

廣南守爲儂智高之後其地多毒善瘴流官不敢入亦不得入其部下土民有幻術能變猫犬毒騙人往往爰書中見之然止以小事惑人若用之大敵偷營劫寨未能也有自變亦有能變他人者此幻術迤西彝方最多李月山備兵于滇親見之載在叢談及其蓬窓目錄最長叢附于左

雲南十四府八軍民府五州惟雲南臨安大理鶴慶

楚雄五府嵌居中腹地頗饒沃餘俱瘠壤警區大抵雲南一省夔居十之六七百蠻雜處土酋割據但黔寧遺法沐氏世守比廣西貴州土官不同差有定志而西有瀾滄衛聯屬永寧麗江以控土番南有金齒騰衝以持諸甸東有沅江臨安以扼交趾北有曲靖以臨烏蠻各先得其所處惟尋甸武定防戍稍疎木邦孟密性習叵測元江景東土酋稱桀老撾車里姻好安南阿迷羅台瘴癘微梗廣南富州界臨右江所當加意

沅江麗江蒙化景東等府師宗彌勒新化寶山巨津和曲祿勸蘭順等州元謀等縣役無定紀故科無定數惟大理大和十年一役鄧川賓州騰越北勝趙姚浪穹永平五年一役雲南縣三年一役餘州縣一年一役

貿易用貝俗謂貝以一爲庄四庄爲手四手爲苗五苗爲索蓋八十貝也

全省四路一自貴州烏撒衛入曲靖霑益州爲通衢烏撒衛實居四川烏撒府之地又一自貴州普安

入曲靖又一自廣南府路出廣西安隆上林泗城
今黔國禁不由又一自武定路從金沙江出四川
建昌衛今亦莽塞

六詔乃西南爨雲南全省之地爨語謂王爲詔其都
在大理麗江蒙化三府及四川行都司建昌等衛
而居大理尤久六詔俱姓蒙氏凡名嗣代各頂父
名下一字蒙舍詔在蒙化府浪穹詔在浪穹縣鄧
睽詔在鄧川州施浪詔在浪渠縣麼些詔在麗江
府蒙雋詔在建昌衛六詔惟蒙舍居南蒙舍至皮
羅閣始強盛滅五詔盡有其地遂總名南詔遷居
太和城子閣羅鳳用段儉魏爲相獲唐西瀘令鄭
回而尊之至其孫異牟尋創立法制修議禮樂設
三公九爽三託諸府之官以分其任回復勸尋歸
唐是開南詔聲名文物者段鄭之力居多蒙氏歷
年二百五十而鄭氏趙氏楊氏迭興皆不久至石
晉天福間段氏始立元世祖得南詔降段爲總管
迄我朝尚爲鎮撫不絕

諸省惟雲南諸爨雜處之地布列各府其爲中華人

惟各衛所戍夫耳百彝種曰夔人夔人各有二種
卽黑羅羅白羅羅麼些禿老些門蒲人和泥蠻土
獠羅武羅落撒摩都摩察儂人沙人山後人哀牢
人哦昌蠻懈蠻魁羅蠻傳尋蠻色日瀾河尋丁蠻
栗些大率所轄惟爨羅二種爲多爨人與漢人雜
居充役公府羅羅性疑深居山寨人得給而害之
廣南順寧諸府俗好食蟲諸處好食土蜂南徼緬
甸木邦老撾車里八百千崖隴川孟艮孟定俱女
服外事

雲南風氣與中國異至其地者乃知其然夏不甚暑
冬不甚寒夏日不甚長冬日不甚短夜亦如之此
理殆不可曉竊意其地去崑崙伊邇地勢極高高
則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極高故日出日沒常
受光先而入夜遲也鎮日皆西南風由昆明至永
昌地漸高由通海至臨安地漸下由臨安至五邦
寧遠地益下下故熱五邦以南民咸剪髮以避暑
瘴寧遠舊屬臨安府黎利叛陷入安南分爲七州
林次崖詣欽州四洞原內屬不知寧遠大于四洞

多矣地多海子蓋天造地設以潤極高之地亘古
不淤不埋猶人之首上脉絡也水多伏流或落坎
輒數十百丈飛瀑流沫數十里

朔山

朔山

雲南一省以六月二十四日爲正火把節云是日南
詔誘殺五詔于松明樓故以是日爲節或云孟獲
爲武侯擒縱而歸是日至滇因舉火祓除或又云
是梁王擒殺段功之日命其屬舉火以禳之也二
十後各家俱燃巨燎於庭人持一小炬老幼皆然
互相焚燎爲戲燼鬚髮不顧貧富咸羣飲于市舉
火相撲達旦遇水則持火躍之黑鹽井則合各村
分爲二隊火下鬪武多所殺傷自普安以達于雲
南一境皆然至二十五乃止

朔山

朔山

麓川俗其下稱宣慰曰昭其官屬則有昭孟昭錄昭
綱之類乘則以象雖貴爲昭孟領十餘萬人賞罰
任意見宣慰莫敢仰視問答則膝行三步一拜退
亦如之賤事貴少事長皆然小事則刻木爲契大
事則書緬字爲檄無文案男貴女賤雖小民視其
妻如奴僕耕織貿易差徭之類皆係之雖老非疾

病不得少息生子三日後以子授其夫耕織自若
男子皆髡首黥足人死則飲酒作樂歌舞達旦謂
之娛死其小百彝阿昌蒲縹哈喇諸風俗與百彝

大同小異

月

通

如

問

答

類

亦

三

南甸宣撫司有婦人能化爲異物富室婦人則化牛

馬貧者則化貓狗至夜伺夫熟睡則以一短木置

夫懷中夫卽覺仍與同寢不覺則婦隨化去攝人

魂魄至死食其屍肉人死則羣聚守之至葬乃已

不爾則爲所食鄰郡民有經商或公事過其境者

晚不敢睡羣相警戒或覺物至則羣逐之若得之

其夫家亟以金往贖若登時殺死則不能化其本

形孟密所屬有地羊當官道往來之地其人黃睛

黧面狀類鬼剪舊銅器聯絡之自膝纏至足面以

爲飾有妖術能易人心肝腎腸及手足而人不知

於牛馬亦然過者曲意接之賞以針線果食之類

不則離寨而死剖腹皆木石車里老撾風俗大抵

相同過景東界度險數日皆平地貴賤皆樓居其

下則六畜俗多婦人下戶三四妻不妬忌頭目而

上或百十人供作夫死則謂之鬼妻皆棄不娶省城有至其地經商者贅之謂之上樓上樓則剪髮不得歸矣其家亦痛哭爲死別也凡食牲不殺咒而死然後烹楚雄迤南彝名真羅武人死則暴以麀鹿犀兕虎豹之皮擡之深山棄之久之隨所裹之皮化爲其獸而去又蒲人縹人哈刺其色俱正黑如墨有被殺者其骨亦黑蓋烏骨雞類以上雲南

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彝酋有火濟者從諸葛武

侯征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歷唐宋皆不失爵土

洪武初元宣慰使靄翠與其同知宋欽歸附而高

皇帝仍官之爲貴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思州宣

慰使爲田仁智思南宣慰使爲田茂安暨鎮遠等

府隸湖廣普安鎮寧等州隸雲南靄翠死妻奢香

代立宋欽死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驥以

都督鎮守其地欲盡滅諸羅酋代以流官乃以事

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彝爲兵端諸彝果怒欲反

劉氏止之爲走愬京師上令招奢香至問曰汝誠

苦馬都督我爲汝除之何以報我奢香曰世戢羅

葬不敢爲亂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願刊山通道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高后曰吾知馬督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以安一方乃召馬斬之遣奢香歸諸葬大感爲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今安氏卽靄翠後

貴州設山上中高而外低如關索乃貴鎮山四水傾流內無停蓄北二水一出涪江一出瀘江東一水出沅江南二水一出左江一出右江有水源而無水口故是行龍之地非結作之場也

貴州多洞壑水皆穿山而過則山之空洞可知如清平十里雲溪洞水從平越會百里來又從地道潛復流雲洞盡處水聲湯湯如溪流洞右偏土人又累石爲堤引支水出洞南灌田甚廣新添母珠洞發衛六七里陟降高崖卽見流水入山椒穿洞過出水處亦一洞乃名母珠嘗有樵者至洞中數石子隨一大石似子逐母夜有珠光故名也最奇者普安碧雲洞爲一州之壑州之水無涓滴不趨洞

中者乃洞底有地道隔山而出洞中有仙人田高
下可數十畦石塍迴曲界限儼如人間豈神仙所
嘗種玉禾者耶其無水而曠如者偏橋飛雲洞由
月潭寺左拾級而登仰視層巖如蜂房燕窠級窮
上小平臺石欄圍繞臺後崑嵌入巉絕巖上如居
人重簷覆出而石乳懸竇怪詭萬狀洞前立二石
突兀更奇他如鎮遠凌圓洞清平天然洞安莊雙
明洞與平壩喜客泉安莊白水或道左而未過或
輿過之而未窮其勝不能一一紀之

出沅州而西晃州卽貴竹地顧清浪鎮遠偏橋諸衛
舊轄湖省故犬牙制之其地止借一線之路入滇
兩岸皆苗晃州至平夷十八站每站雖云五六十
里實百里而遙士夫商旅縱有急止可一日一站
破站則無宿地矣其站皆以軍夫辰州以西轎無
大小官無貴賤輿者皆以八人其地步步行山中
又多蛇霧雨十二時天地闇宵間三五日中一晴
霽耳然方晴倏雨又不可期故土人每出必披氈
衫背篋笠手執竹枝竹以驅蛇笠以備雨也諺云

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其開設初只有衛所後
雖漸漸改流置立郡邑皆建於衛所之中衛所爲
主郡邑爲客籍紳拜表祝聖皆在衛所衛所治軍
郡邑治民軍卽尺籍來役戍者也故衛所所治皆
中國人民卽苗也土無他民止苗彝然非一種亦
各異俗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龍家曰曾行龍
家曰羅羅曰打牙狃狃曰紅狃狃曰花狃狃曰東
苗曰西苗曰紫薑苗總之槃瓠子孫椎髻短衣不
冠不履刀耕火種樵獵爲生殺鬪爲業郡邑中但
征賦稅不訟鬪爭所治之民卽此而已矣

本朝勾取軍伍總屬虛文不問新舊徒爲民累惟貴
竹衛所之軍與四川雲南皆役之爲驛站輿夫糧
不虛糜而歲省驛傳動以萬計反得其用

彝人法嚴遇爲盜者縲其手足于高桅之上亂箭射
而殺之彝俗射極巧未射其心膂不能頃刻死也
彝性不畏亟死惟畏緩死故不敢犯盜貴州南路
行于綠林之輩防禦最難惟西路行者奢香八驛
夫馬厨傳皆其自備巡邏干掇皆其自轄雖夜行

不慮盜也彝俗固亦有美處
貴州土產則水銀辰砂雄黃人工所成則緝皮爲器
飾以丹朱大者箱櫃小者筐匣足令蘇杭却步雄
黃一顆重十餘兩者佩之宜男土官中有爲盤爲
屏以鎮宅舍者砂生有底如白玉臺名砂床箭頭
爲上墻壁次之雖曰辰砂實生貴竹
關索嶺貴州極高峻之山上設重關掛索以引行人
故名關索俗人訛以爲神名祀之旁有查城驛名
頂站深山邃箐盜賊之輩寔繁有徒縉紳商賈過
者往往于此失事崙以一衛尉統邏卒護之

安宣慰唐時人家渠謂歷代以來皆止羈縻卽拒命
難以中國臣子叛逆共論故時作不靖弗安禮法
其先宣慰不逞陽明居龍場時向貽書責之其後
安國亨格 詔旨朝廷遣使就訊之令其囚服對
簿赦弗征而國亨後亦竟桀驁如故院司弗能堪
今安疆臣襲又復悖戾不遵 朝廷三尺如貴竹
長官司改縣已多年而疆臣猶欲取回爲土司天
下豈有復改流爲土者故江長信疏欲勦之未知

廣志卷之五
廷議究竟何似

養龍坑長官司有坑在兩山之間停蓄淵深似有蛟龍在其下當春時騰駒游牝彝人插柳于坑畔取牝馬繫之已而雲霧晦暝類有物蜿蜒與馬接者其生必龍駒

鎮遠滇貨所出水陸之會滇產如銅錫斤止值錢三十文外省乃二三倍其值者由滇雲至鎮遠共二十餘站皆肩挑與馬羸之負也鎮遠則從舟下沅江其至武陵又二十站中間沅州以上辰州以下

與陸路相出入惟自沅至辰陸止二站水乃經

盈口竹站黔陽洪江安江同澗江口共七站故士

大夫舟行者多自辰溪起若商賈貨重又不能捨舟而溪灘亂石險阻常畏觸壞起鎮遠至武陵下

水半月上水非一月不至

思石之間水則烏江發源播之南境合涪江陸與水相出入此川貴商賈貿易之咽喉也即古牂牁夜郎地思南府西有古牂牁郡城漢末所築者古牂牁郡領扶歡夜郎等縣或云夜郎在珍州珍屬

播與今思明接界順寧縣海云外復有德化等州
播州東通思南西接瀘北走綦江南距貴竹萬山一
水抱遠縈迴天生巢穴七日而達內地然其地坐
貴竹而官繫川中故楊酋應龍伺川中上司則恭
見貴竹則倨川議賞貴議勦非一日矣及王中丞
繼光倉卒舉事挫辱官兵于是天討難留而又加
以七姓五司素被傷殘赴闕請勦然彼酋畏懼天
兵之至情願囚首抹腰聽勦處分蓋彼酋因子死
巴獄而又防七姓之侵陵故死不敢入重慶而不
憚囚服了事者其情也何敢輒萌他變而此中以
曾拒王師故心疑之而不敢前余弟圭叔守重慶
覘知顛末單車入往諭之彼遂出松坎來迎松坎
者此入三日而彼出五日程也其後乃于安穩搭
蓋衙門聽司道贊畫入勘贖緩而罷是行也實賢
于數萬師矣

王太初先生雜志

赤城王太初先生著

秀州曹秋岳先生定

地脉

林百朋象鼎

北平

楊體元香山

較

自昔以雍冀河洛為中國楚吳越為彞今聲名文物
 反以東南為盛大河南北不無少讓何客曰此天運
 循環地脉移動彼此乘除之理余謂是則然矣要知
 天地之所以乘除何以故自昔堪輿家皆云天下山
 川起崑崙分三龍入中國然不言三龍盛衰之故蓋

龍神之行以水爲斷然深山大谷豈足能徧惟問水則知山崑崙據地之中四傍山麓各入大荒外入中國者一東南支也其支又于塞外分三支左支環鹵庭陰山賀蘭入山西起大行數千里出爲鑿巫閭度遼海而止爲北龍中支循西番入趨岷山沿岷左右出江右者包叙州而止江左者北去趨關中脉系大散關左渭右漢中出爲終南太華下秦山起嵩高右轉荆山抱淮水左落平原千里起太山入海爲中龍右支出吐蕃之西下麗江趨雲南遶貴竹關嶺而

東去沅陵分其一由武岡出湘江西至武陵止又分其一由桂林海陽山過九嶷衡山出湘江東趨匡廬止又分其一過庾嶺度草坪去黃山天目三吳止過庾嶺者又分仙霞關至閩止分衢爲大盤山右下括蒼左去爲天台四明度海止總爲南龍宋儒乃謂南龍與中龍同出岷山沿江而分蓋宋畫大渡河爲守而棄滇雲當時士夫游轍未至故不知而臆度之也今金沙江原出吐蕃犁牛河入滇下川江則已先於塞外隔斷岷山矣故南龍不起岷山也古今王氣中

龍最先發最盛而長北龍次之南龍向未發自宋南
渡始發而久者宜其少間歇其新發者其當全涌何
疑何以見其然也洪荒方闢伏羲都陳少昊都曲阜
顓頊都牧野周自后稷以來起岐山豐鎬生周公孔
子秦又都關中漢又都之唐又都之宋又都汴故曰
中龍先而久黃帝始起涿鹿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
都安邑其後盡發于塞外獫狁冒頓突厥彝狄之王
最後遼金至元而亦入主中國故曰北龍次之吳越
當太伯時猶然披髮文身楚入春秋尚爲蠻服孫吳

司馬晉六朝稍稍王建康僅偏安一隅亦無百年之
主至宋高南渡立國百餘年我太祖方纔混一故
曰南龍王方始也或謂雲貴東西廣皆南龍而獨盛
於東南何曰雲貴兩廣皆行龍之地前不云乎南龍
五支一止于武陵荆南一止于匡廬一止于天目三
吳一止于越一止于閩咸遇江河湖海而止不前則
必于其處湧躍潰出而不肯遽收宜今日東南之獨
盛也然東南他日盛而久其勢未有不轉而雲貴百
粵如樹花先開必于木末其髓盛而花不盡者又轉

而老幹內時溢而成萼薇桂等花皆然山川氣寧與
花木異故中龍先陳先曲阜其後轉而關中北龍先
涿鹿先晉陽後亦轉而塞外今南龍先吳楚閩越安
得他日不轉而百粵鬼方也或謂齊魯亦中龍之委
也乃周孔而後聖人王者不生意先輩秀穎所鍾多
矣曰固然亦黃河流斷其地脉故也河行周秦漢時
俱河間入海河間者禹九河之間也故齊魯爲中龍
自隋煬帝幸江都引河入汴河竟委淮將齊魯地脉
流隔尚得太山寨護海東王氣不絕故列侯將相英
賢不乏而聖王不興意以是乎然則我朝王氣何
如曰俱非前代之比前代龍氣王一支惟我朝鳳
泗祖陵旣鍾靈于中龍之滙畱都王業又一統于南
龍之委今長安宮闕陵寢又孕育于北龍之蹕兼三
大龍而有之安得不萬斯年也此余于送徐山人序
中已及之而未詳其說

形勝

自古郡國分治割裂茫乎無據惟我朝兩都各省
會天造地設險要不易兩都乃二祖創建神謨廟畫

制盡善弗論如出都門以西則晉中大行數千里亘其東洪河抱其西沙漠限其北自然一省會也又西則關中河流與潼關界其東劔閣梁山阻其南番魯臂其西北左渭右漢終南爲宗亦自然一省會也轉而南則蜀中層巒疊嶂環以四周沃野千里躡其中服岷江爲經衆水緯之或從三峽一線而出亦自然一省會也出峽而東則入楚長江橫絡江南九水滙於洞庭江北諸流導於漢水然後入江沅桂永吉袁寧諸山包其前荆山褭其北亦自然一省會也又東則江右左黃山右匡廬二龍咸自南來迤透東西南三面環之衆水皆出於本省浸於彭蠡一道以入于江去水來山長江負其後亦自然一省會也五嶺以外爲兩廣廣右又自爲一局三江咸交於蒼梧以東又分梅嶺以東自爲一支以包乎北盡東海爲閩皆大海前遶之亦皆自然一省會也西南萬里滇中滇自爲一國貴竹綫路初本爲滇之門戶後乃開設爲省者非得已也牂牁烏柳諸水散流湖北川東轄制非一蓋有由矣獨中原片土莽蕩數千里無山不得

不強畫野以經界之故睢陳以東鳳泗而北兗濟以南人情土俗不甚差殊然兩河河流中貫淮衛爲輔太行在後荆山在前秦山西峙崧高中起亦自然一省會也山東以太岱爲宗其於各省雖無高山大川之界然合齊魯爲一原自周公太公之舊疆也不入他郡邑矣惟兩浙兼吳越之分土山川風物迥乎不侔浙西澤國無山俗靡而巧近蘇常以地原自吳也浙東負山煮海其俗朴自甌爲一區矣兩都一統之業自本朝始南都轉漕爲易文物爲華車書所同似乎宗周北都太行天塹大海朝宗扼彛魯之吭據戎馬之地似乎成周

附龍江客問

昔在龍城客有問余黔中百粵風氣久不開者余曰江南諸省會雖咸多山然遇作省會處咸開大洋駐立人烟凝聚氣脉各有澤藪停蓄諸水不徑射流卽如川中山纔離祖水尚源頭然猶開成都千里之沃野水雖無瀦然全省羣流總歸三峽一線故爲西大省獨貴竹百粵山牽羣列隊向東而行粵西水好而

山無開洋貴竹山劣而又無閉水龍行不住郡邑皆
立于山椒水濱止爲南龍過路之場尚無駐蹕之地
故粵西數千年閩督雖與吳越閩廣同入中國不能
同躍光明也黔中蓋可知矣昔蒙恬被收自嘆曰吾
築長城起臨洮負海吾不無絕地脉哉宋徽宗時有
人于汴城中夜步月偶鑑盆水駭而嘆曰天星不照
地脉已絕此地不久當爲胡鹵矣此未可以堪輿言
少之

風土

南北寒暑以大河爲界不甚相遠獨西南隅異如黔
中則多陰多雨滇中則乍雨乍日粵中則乍暖乍寒
滇中則不寒不暖黔中之陰雨以地在萬山之中山
川出雲故晴霽時少語云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
也粵中之乍暖乍寒以土薄水淺陽氣盡洩故頃時
晴雨疊更裘葛兩用兼之林木蒼蔚虺蛇噓吸烟霧
縱橫中之者謂之瘴癘宜也獨滇中風氣思之不得
其故夏不甚熱冬不甚寒日則單夾夜則泉絮四時
一也夏日不甚長冬日亦不甚短余以刻漏按之與

曆書與中州各差刻餘又鎮日咸西南風風別不起
東北冬春風刮地揚塵與江北同卽二三百里內地
之寒熱與穀種之先後懸絕星淵地多海子似天造
地設以潤極高之地亘古不潰不堙猶人之首上脉
絡也李月山謂其地去崑崙伊邇勢極高而寒以近
南故寒燠半之以極高故日出沒常受光先而入夜
遲也未知然否河汝在江北而暑月之熱反過吳越
蓋夏至日行天頂嵩高之上正對河汝而吳越少偏
也長沙乃衡岳之麓洞庭鄂渚上流而古稱卑濕蓋
其地咸黃土粘膩不漏故濕氣凝聚謂卑而濕者臆
解耳

附龍江客問

客有問余廣右俗冷熱不以寒暑而以晴雨卽土人
亦不得其說但知此中陽氣太洩故多熱而已而不
知其所以然請以土薄水淺之云而申繹之余曰此
無他特以地氣有厚薄疎密之故也廣右地脉疎理
疎則陽氣易於透露發洩故自昔稱炎方一至天晴
日出則地氣上蒸如坐甑中故雖隆冬亦無異于春

夏之日然其地居萬山中山皆拔起純是巖石無寸
土之附石氣本寒今走廣右諸洞深入里餘雖六月
披裘亦戰慄不自持氣寒故也一至天欲雨則石山
輪雲嵐烟岫霧踵趾相失咸挾石氣而升幽寒逼人
故雖盛暑亦無異于隆冬之時及夫雲收雨止日出
氣蒸乍熱乍寒無冬無暑皆以是故或謂南中同此
土也廣右居交廣之內煖氣反發洩過于彼土者何
蓋他處山少而廣右純山山少者地土相兼脉理本
密兼以地皆種植尺寸不遺地氣上升多宣洩于五

穀又糞壅澆溉地面肥饒故密而地氣不甚洩廣右
地氣盡拔爲石山則餘土皆虛業已無石而疎理又
滿眼荒蕪百里無人烟十里無稼穡土氣不肥穀氣
不分地氣無所發洩安得不隨日上升而散中于人
之肌膚也以是知寒暑之故半出于天半出於地風
光日色之寒暑出于天者也氣候之寒暑出於地者
也地薄而理疎則氣升而多暑地厚而理密故氣斂
而多寒非崑爲方隅南北之故也向讀異域志見陰
山沙漠之北萬餘里有其地四時皆春草木不凋者

嘗疑其無有極北愈寒安得爲是說也乃今意誠有之正爲地各有厚薄疎密其果不全係于天與南北方隅之故與若謂寒暑盡出于天則今高山峻嶺之上漸近于天漸遠于地宜其多暑而無寒矣何其山愈高而愈寒豈非土石厚而地氣隔故寒多亦其一

驗

彝習

如南倭北鹵西番類多一俗惟西南諸彝種類旣繁俗習各別在廣右者曰猺曰獞曰狔曰獠曰狝曰狨

曰狼狽與獠同狝狨少寡俗惟猺最陋猺自謂槃瓠所生男則長髻插梳兩耳穿孔富者貫以金銀大環貧者以雞鵝毛雜綿絮繩貫之衣僅齊腰袖極短年十八以上謂之裸漢用猪糞燒灰洗其髮尾令紅垂於髻端插雉尾以示勇善吹盧笙如鐘大者二人擡一人吹田事畢則十餘人爲羣越村偕其村之幼婦偶歌謂之博新雙三句以上則否女則用五彩繒帛綴於兩袖前襟至腰後幅垂至膝下名狗尾衫示不忘祖也汲水負薪男以肩女以藤繩繫於首垂於背

以行謂男首出槃瓠犬頭也女肩出於高辛公主金肩也故以輕重別亦造金銀首飾如火筋橫于髻謂火筴釵有裙無禱裙最短露膝婚姻必娶姊妹之女謂之還頭兄死弟妻其嫂弟死兄亦如之新娶入門不卽合其妻有數鄰女相隨夫亦挽數男相隨答歌通宵至晚而散返父母家遇正月旦三月三八月半出與人歌私通及有娠乃歸夫家已後再不作女子時歌唱也葬不用浮屠宰牲飲酒而已居室不喜平地惟利高山男女終身不臥牀亦不知製被惟於內

室造一火爐四圍鋪板中爲炊爨具夏夜投蒿草以燎蚊男女長幼俱集其上新客對臥亦不避嫌也食以糯米炊飯用木盤盛之長幼相聚浣手以搏不用筋碗凡待客以盤盛全牲主人用大剪剪細選美者數鬻奉客餘分嘗之病不服藥惟用雞卜宰猪羊牛馬救病鳴土鼓祀神酒用香茅和米造之不愈則傾家焉獮俗男女服色尚青蠟點花斑式頗華但領袖用五色絨線繡花于上居室無間貧富俱喜架樓名之曰欄上人下畜不嫌臭穢娶婦回父母家與徭同

惟耕作收穫四時節令方至夫家至不與言語不與同宿寄宿于鄰家之婦女一二年間夫治欄成與人私通有孕方歸任欄大都彝人首子皆他人所生故彝無無子者其種類不絕以是也葬亦如猺不治衣衾矜狃俗頗同狉狉類稍寡獷性稍馴易制服緣近民爲城中人佃丁也猺性最惡難馴狼則土府州縣百姓皆狼民衣冠飲食言語頗與華同其在黔中者自沅陵至普安二千里總稱曰苗此真槃瓠遺種如蔡家仲家其尤者俗輕生喜鬪時調爲兵額髻不巾短衣褻足言語侏儻然頗有妻子田畜其在滇者則更夥惟僂人乃六詔遺種世爲土著民風俗與漢人不甚差殊羅武形偉駢脇脾目然輕迅趨趨可用戰鬪又喜牧牛羊其婦人取牛羊乳作醍醐爲餅餌買于市中獾獾形狀氣味與羅武近生來齷齪不事梳洗男婦赤脚身穿短裙緣山崖而廬畜豕牧羝惟恃蕎麥燔山以種白彝性嗜鼠見則羣聚逐之或馳突掘地穴墻必獲而後已又善沒取魚爲戲在景東者性好潔四時沐浴密乂之族又異于他種狼心獸性

不可訓治惟穴山燒炭以爲衣食人亦以禽麋視之
黑彘形類獾獾善弓弩出入必佩之以扯蘇爲業婦
刈男擔散毛都形體服食稍似僊人其婦女間有姿
容然跣足茹而多鬻此族善耕牧于諸彘中獨稱富
贍俄尼之種大率類白彘逐水草而居水中昆蟲蝮
蟻之屬并取食之芴芴好獵住深山不畏寒冷蒲蠻
黑面毛頭善能捕捉又蒲人縹人哈刺其色多黑如
墨有被殺者其骨亦如之蓋黑骨雞類此余所知者
其他種類尤多枚舉不盡

勝槩

天下名山大華險絕峨眉神奇武當偉麗天台幽邃
雁蕩武夷工巧桂林空洞衡岳挺拔終南曠蕩太行
逶迤三峽峭削金山孤絕武林西山借土水之助太
岱匡廬在伯仲之間北岳不及崧高五臺勝于王屋
雁蕩無水武夷可舟望遠則峨眉登高則太華水則
長江洶湧黃河迅急兩洞庭浩淼巴江險峭錢塘怒
激西湖嫵媚嚴陵清俊灘江巧幻至于朝日如輪晚
霞若錦長風巨浪海舟萬斛觀斯至矣勝斯盡矣余

皆身試思之躍然

大江水中石山突出枕水為磯如燕子三山慈母彩

石黃鵠城陵赤壁俱佳采石四周皆水江流有聲月

夜有餘景赤壁三面臨水汪洋挾抱洲渚淺處芳草

時立鷗鷺晴日為宜燕子僅水邊一方然巖岬奇峭

怪石欲飛晴雨雪月無所不可人意

天下陵墓

陵墓三代前多鼠腊亂璞惟陳州太昊陵左右孕著

策堪據亦不聞別有義陵也宅如女媧軒轅諸陵媧

皇既葬濟寧乃志媧陵逼闕鄉河側天寶風雨中忽

失之乾元復湧出而趙城亦有媧陵松柏最茂壽陵

既在曲阜史又云葬橋山橋山止郡也然天下稱禹

湖如仙都闕鄉甚夥亦咸云黃帝烏號之地會稽禹

陵窆石最神奇矣或云葬衣冠又云藏祕圖楊用修

又云蜀有禹穴抑蜀穴生越穴葬也余于汴得倉頡

墓聞關中白水亦有之太史謂箕山有許由塚余嘗

拜其下乃石槨歲飢諸惡少發之輒合意古有力者

葬此以神術自衛由一瓢猶棄其無石柳與不爲石
柳可推已聞平陸有由塚亦稱箕山斬脛河邊樹太
師比干之墓而又一見偃師開元中耕者得銅盤銘
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惟周文
武周公陵不失真余過咸陽望見之未謁及展孔林
三墓廟廷檜楮千載手澤如新真皆造物護持也其
在春秋戰國者秦穆公墓今爲鳳翔東南城余與鏞
元承履之凄然有三良之感虎丘以虎名丘謂闔閭
銅棺銀池犀甲寶劍上騰爲虎氣也或者謂劍池下

又云塔下劍池石溜千尺流泉出焉非人力可施塔
不知所自始意或近之秦始皇營驪山巋然大阜規
九十餘畝兩墓門猶存其下錮黃泉信哉百里奚南
陽人墓其鄉余過臥龍岡視之傍有七星石亦有天
祿辟邪二古篆扁鵲墓湯陰或云其土可療疾道樹
有碑季札葬其子嬴博之間而自葬江陰有孔子題
銘今亦失要離塚在姑蘇梁鴻欲葬其側鴻去戰國
不遠當無謬曹孟德疑塚七十二起講武城星布至
磁止陶九成舉元人詩會須盡伐七十二疑塚必有

一塚藏操屍云此詩家鈇鉞也余謂卽七十二塚操
猶不在操古今奸雄詩人不得說夢也昭烈陵據萬
里橋南上有雙樹登之可望城中孔明葬定軍山小
說家謂劉文成曾破其機械入之猶不得近內郭誣
矣又余登北邙見纍纍然咸周秦漢王侯將相故塚
洛人竊古董者掘發十之五今所稱鏡鉞塚爲漢明
帝陵也尚坍其東南隅以多所覆壓故不敢入唐則
于羅池謁柳子厚墓或亦云虛塚蓋子厚歸葬河東
亦又謁鐫叅軍蕢墓蕢勸農墮馬卒于郊柳人就地

葬之當無能歸范陽也宋則于武林孤山謁林和靖
墓林生時自營于放鶴亭之傍又西爲岳武穆墓墓
前雙檜連理大奇也南宋以後不可枚舉若郭景純
墓則遍海內有之不獨金山太末或亦神其說如遇
浮屠古刹必稱魯班造云余所見止此

洞壑

道書所載洞天福地在余台者十之一如委羽爲大
有空明洞天赤城爲玉京清平洞天括蒼爲成德隱
真洞天蓋竹爲長耀寶光洞天福地則黃岩有石磻

源天台有靈墟有天姥岑今遺踪淹沒多不存僅有
其名爾此真神仙靈秘不以示人至如塵境游玩所
稱佳者吾浙則金華三洞縉雲場谷洞徐州白雲洞
蜀中香溪魚洞貴竹飛雲洞滇中臨安三洞柳州立
魚洞端州七星洞各負奇境總之不若桂林棲霞尤
佳若崆峒元鶴陽羨玉女則余未至河北無洞然地
產石薪又晉中蓋藏多在土中皆人控而成或至數
里者亦彼此乘除之一可笑也

古木

古木于世不數數其甚壽者良有鬼物呵護之孔廟
與五岳廟尤較著者岳廟松栢咸輪困偃蹇扶蘇蔽
天日其稱異者則嵩陽三栢漢武帝以將軍封之大
者圍五人次三人旁枝尚榮正榦已禿蒼皮漚雨似
無樹色想三代時植乃漢封非漢物也三花樹咸檜
蔓以凌霄花達磨未至時有之六祖能又從鉢盂中
齋南海栢一枝挿之今與三花爲四在初祖菴前廟
中木則咸左旋其節謂珪禪師勅嶽神徙之者其手
跡故存泰山二松謂秦封五大夫不甚巨而古然非

秦松廟堦一栢一松形怪前一檜左紐如畫門左二
栢一菩蕾臃其下而銳上一出地起兩岐咸秀色依
依云亦漢武帝東封植也華山上五將軍樹岳廟望
見之其一植崖下者與崖上等可百餘尺廟有唐栢
五虬枝鐵榦榮樵半其一柯內寄生槐已成抱其異
之尤異者則蜜白松長十丈十圍丈許上起三岐綠
膚傳粉鐵刺遠望之瓊樹也云黃帝葬三女其下孔
子手植檜僅與簷齊子立無枝外瘁中榮紋成左紐
云數百年榮一枝榮已輒落大奇大奇次則桂林榕
樹根在地上丈許根下窺處穴爲城門往來樹則聳
麗譙中敷蔭正茂勝國時已稱爲榕樹門而後久可
知矣又次則白岳石楠盤結掩映如車蓋臨壑對天
門而立亦千年物余天台恠松翩如鳳舞首尾翼咸
具不甚高一翼覆溪水離尺不沾與漲俱上下唐陸
龜蒙有銘廬山寶樹異僧自西域齎種之亭亭如浮
屠鳥雀不栖其一白日雙龍挾而拔之余尚覩其臥
路側也一存大林寺溪頭若峨眉山大木如困如屋
苔蘚茸茸滿路衢何止數千歲他如真武棚梅靈隱

月中桂子少林秦封槐涪園荔枝廣陵瓊花問之咸
不存黠僧輩往往指贗者以誇游人無辨者子貢楷
高數丈蝕而未仆召公祠甘棠止朽株三尺餘華廟
唐玄宗繫馬栢亦如之岱廟唐槐燬盡止畱北膚尺
許雖榮皆不久當淹沒矣

古蹟

古蹟最稱神奇者禹陵窆石孔廟檜峨嵋佛光四明
舍利牟彌鎮魚腹八陣少林面壁影石豫章鐵柱華
山希夷顱又滇中安寧溫泉傍稱聖水三潮與葉榆
西鳥弔山亦皆異境若龜山巫支祈志謂唐李湯以
五十牛引出之今不知其在否

碑刻

碑刻古者三代止存岫嶇禹碑與周石鼓文耳秦則
李斯斷碑漢蔡邕石經與孔廟中郎碑陳思王碑五
鳳二年七字餘俱不可覓卽偶存者亦晉唐以後刻
耳

樓閣

樓閣自古有名者仲宣樓在荊州城上所見惟平楚

亦非其舊址也。太白樓在濟寧州城上，濟汶泗水橫絡其前，帆檣千百，過酒樓下時有勝致。及登南昌滕王閣，章貢大水西來，注北閣，與水稱傑然大觀。然不若武昌黃鶴樓，雖水與滕王來去不殊，而樓制工巧奇麗，立黃鵠磯上，且三面臨水，又西對晴川樓，漢陽城爲佳。總之，又不若岳州岳陽樓、君山一髮、洞庭萬頃、水天一色、杳無際涯，非若滕王、黃鶴眼界可指，故其勝爲最。三樓皆西向，岳陽更雄。

書院

宋以嵩陽石鼓、白鹿岳麓爲四大書院。今嵩陽廢，岳麓蒸濕，石鼓爽塏，會二江之流，形勝佳。白鹿林木陰森，爽塏不如石鼓，而幽雅過之。南則報恩靈谷，牛首栖霞，北則香山碧雲，天寧功德，杭則靈隱淨慈，汴則少林濟則靈岩，滇則太華三塔廟，則孔廟，東西南北四岳廟宮，則淨樂玉虛紫霄南巖，遇真五龍六宮，俱不在祈年望仙之下。

蠱毒

蠱毒中州他省會所無，獨閩廣滇貴有之。余行廣右

見草有斷腸物有蛇蜘蛛蜥蜴螻蛄食而中之絞痛吐逆十指俱黑遠發十載近發一時吐水不沉嚼豆不腥含礬不苦皆是物也又有挑生蠱食魚則腹變生魚食雞則腹孕活雞滇畜蠱最衆不甚害人其神多蛇蟾騾馬之狀取死兒墳土灑牀下置蠱神于上其土或化爲錢貝又觀李月山叢談云廣南中彝人多能變爲猫犬三宣外一種婦人亦能之夜攝人魂魄食其屍驟爲人捕則不能化其本形孟密所屬地羊寨亦有撲地鬼能易人心肝腎腸及手足而人不知離寨而死剖腹多木石余訊之迤西材官曾督兵至其地者亦云然然皆聞而未見徐君羽又爲余言昔在延安親閱一牘中蠱者胃生土一塊土內生稻芒針刺心而死名稻田蠱然則北邊固亦有之

仙佛

仙佛儒者強斥之乃多有示現世間者如雲臺身相或云真武化生每歲士女咸爲梳髮漸落漸生全州湘山佛頰而髯目光如點漆或云無量壽佛化生丙戌年始燬或亦云其去時所授記也近曇陽子示化

自云曇鸞轉生余鄉比丘肉身天台有懷榮臨海有
懷玉咸數百年不壞腐儒何得槩斥之第此四大二
氏以爲假設咸焚而棄之而此數輩獨存想神力顯
化爲度人設

功德

功德世世在人者如周孔禮樂亡論若大禹河洛而
下則秦皇漢武亦不得而終沒之也余行粵西見諸
土官日逐干戈糜爛其民無時休息民生居士州縣
者曾不及中土一猫犬蠅蟲乃知秦始皇郡縣之功
在萬萬世也其所全活後世人足贖驪山阿房長城
五嶺數百萬命長城今雖沒特諱其名爲邊牆今制
亦其遺也卽今所用尊君卑臣禮亦不能易漢武以
前兩浙八閩二廣咸葬也武帝奮武捷伐用夏變葬
于江南亦有萬世功不得槩以爭伐貶之其他則如
蜀守李冰鑿離堆導汶至今千谿萬瀆蜀之千里沃
野賴此也馬伏波征交南立銅柱以誓交廣是處頌
而祀之卽足跡未至者亦皆表其遺蹟諸葛孔明平
南七擒七縱滇人至今如天威在極緬莽萬里猶立

其碑藉口稱漢地餘者近或不能易世遠或不能易
姓

物產

物產出於土咸造化精英所孕其氣聚多偏如幽并
關陝寒產牛羊馬駝閩廣熱產荔枝荆楚澤國產魚
粵西瘴產木巴蜀多產奇物滇雲又產珍物蜀木有
不灰石有放光又有空青鹽有鹽井油有油井火有
火井咸水脉自成而火出于水尤爲奇怪滇金銀銅
錫隨地而生永騰外又產墨石水晶文犀象齒瑪瑙



原件短缺

P22 以后缺

